



金文最

和
372
10



金文最卷三十四目錄

碑

修德觀問道碑 貞元三年

劉文饒

威縣建廟學碑 正隆元年

傅慎徽

京兆府重修府學碑 正隆二年

李 桌

磁州武安縣鼓山常樂寺重修三世佛殿碑 正隆三年

胡 礪

東鎮廟修瓦殿碑 正隆四年

劉名缺

重修古賢寺彌勒碑 正隆四年

趙安時

重修真澤二仙祠碑

趙安時

重立泰甯宮碑 正隆四年

喬逢辰

重修天龍寺碑 正隆四年

智允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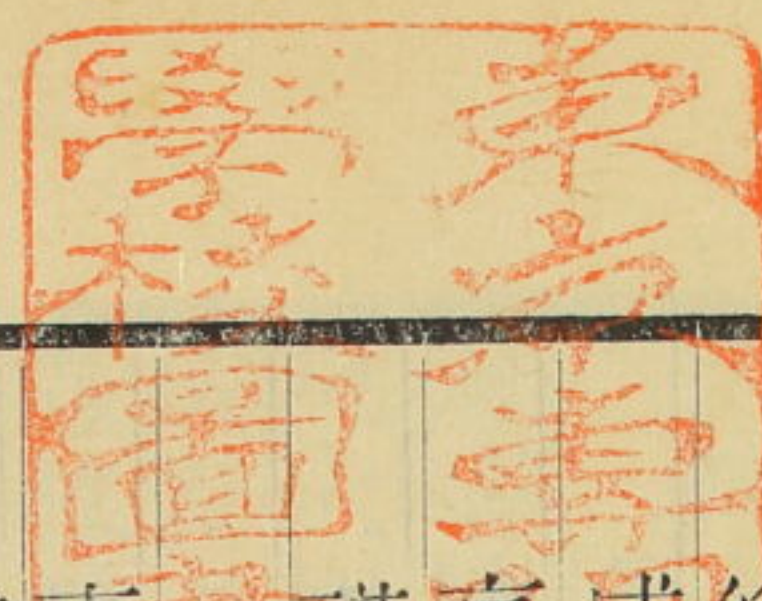
漁陽重修宣聖廟碑 見文雅以上原列卷六十七

施宜生

英濟侯感應碑 大定二年

史 純

利
295
10



新錢表
有拘邦

金文最卷三十四目錄

敕賜福勝院碑 大定三年

李傑

龍巖寺碑 大定三年

趙安上

單州成武縣南魯村廣巖院碑 大定三年

朱阜亨

清河縣重修廟學碑 大定五年

王堪

敕賜興國寺碑 大定五年

奚牟

勅修泉池碑 大定五年

李綸

興中府尹銀青改建三學寺及供給道糧千人邑碑 大定七年

重修北極觀碑 大定八年

韓長嗣

新鄉縣重修廟學碑 大定八年 以上原列卷六十八

鈕名關

李詠

金文最卷三十四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修德觀問道碑 貞元三年

劉文饒

南華真經云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又云黃帝將見大阪於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按圖考之密縣東南有大隗山大隗之西有具茨山又南有襄城遇牧馬童子其在斯乎大隗東北有廣成廣成隱居之地大隗亦謂之崆峒見廣成子其在斯乎襄城西北有古觀廢基謂之鵬崖觀蓋遇牧馬童子之處也廣成西有修德觀蓋見廣成子之處也而俗言唐季移鵬崖觀於此者其言無據鄭古有熊之國黃帝所都其見廣成子宜其往返不一莊氏之云隨其所遇而言之或謂黃帝都涿鹿西至崆峒而史遷謂其遷徙往來無常處謂此也然世之言莊子者皆曰寓言觀此豈虛言哉黃帝當神農氏衰諸侯

相侵暴虐百姓黃帝修德治兵教熊羆貔貅豺虎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甯居舉風后力牧以為相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然後萬國和雖云景雲之應土德之瑞其分於道亦已遠矣是以廣成子於其閒欲養民人以遂羣生乃告以自爾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翦翦者奚足與語至道及其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茆閒居三月問治身可以長久然後蹙然稱善告以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可以長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眾人皆死而我獨存黃帝於是且戰且學仙迎日推策三百八十年接萬靈於明庭采首山之銅鑄鼎荆山鼎成而龍下迎黃帝跨之仙登於天從之昇者七十餘人嗚呼無廣成之問其殆矣乎修德觀在崇崖絕壁之上前瞰大隗東望廣成黃帝之跡皎然在目廣成之言歷歷在耳苟即其至道而有得者修之既修之又修之而不已德之同乎初則廣成子之獨存黃

帝之仙登將神遇而形接然後知莊氏之言豈皆寓言而為誇誕者耶觀有道眾七人棲形巖谷樂志林泉修養之外奉事上真力勤意篤玉皇三境殿宇肅清念問道之跡不彰人徒以為鵬崖之觀移而置之殊不知事跡不同觀亦異焉由是慨然發憤即堂立黃帝問道之像繪遇牧馬童子與昇仙之像於其壁使人知其所由與像成求余為記余既為之辨又告以黃帝見廣成子問答之意與黃帝所登仙之道使知莊氏之言不虛人皆可以長生云爾

河南通志

威縣建廟學碑

正隆元年

傅慎徽

民受五常之性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謂之俗風本乎天地所稟然可以移俗繫乎君上所為然可以易孔子所謂移風易俗云者由上之人觀民設教示之以好惡一之中和使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然後道德一而風俗同教化行而習俗美矣故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

推君之治而濟之民者守令也凡爲守令者民事有大小政令有先後莫大於化民莫先於興學是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天子有太學士修於家而后升於鄉修於鄉而后升於國修於國而后達於天子凡朝廷禮樂政刑之事皆在於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術苟不可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故其陶冶之效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際是也故其眾職修萬務舉尊至於論道經邦之臣卑至於府史胥徒之屬莫不得其人雖微賤免置之武夫莫不好德可以爲干城況在位者乎良由教養有方知民事之大小政令之先后而已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所謂先進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時仕進者也所謂後進者孔子之時仕進者也先進之於禮樂并田野之人教之後進之於禮樂止教好善君子而已教野人者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自

朝廷至於四海莫不以教而化之使其循於五教而不失其中是能盡人之性而后盡物之性者也雖四海之野人莫不被聖人禮樂之化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成康之時刑措不用是其效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踵武諸聖而教天下之野人使各盡其性顧其布衣蒼士而標於四科者有十哲焉著名高弟者有七十二賢焉通籍門下者有三千之徒焉逮項籍之誅漢高引兵圍魯諸儒絃誦之聲不絕其時去聖已二百年其俗猶尊信其道而不易其守使吾夫子居周公之位則化天下之野人爲東周何疑哉至於列國之時吳有季札楚有子文晉有叔向齊有晏嬰鄭有子產衛有蘧伯玉而已豈非後進之禮樂止及於好善之君子歟由是觀之後世鄉里之學廢如後漢明章唐貞觀開元之興學止於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炫耀一時而已非有教養成就於成孔子之實也洪惟聖上學本生知聖由天縱內焉聰明惟天時憲外焉制作與古若稽鼎新不世之規模鼓動斯民之視聽置國子監

於中都設祭酒博士司業之員以作新人材又命天下州縣許破
係省錢修葺文宣王廟舊有膳學田產緣兵火沒官者許給還之
其於本行禮教崇學重道之風洋洋乎四表矣然尙罕聞有賢守
令推上德意敦五教而化及野人者也按圖經宗城爲臨洺之大
邑桑麻萬戶雞犬之聲相傳舊有文宣王廟歲久不葺屋宇傾圮
上漏旁穿又僻在一隅不當文明之地自撫定之后未有一士發
策決科而發第者正隆元年文林郎歸化高元來爲縣簿歎學校
之不修非所以仰副聖君崇儒重道化民成俗之意與同事趙君
道勸誘進士魏選等諸漕司請邑東南隅故郵驛肇造新學去卑
陋黯闇之區就高爽文明之地爲正殿大門東西序講堂等舍屋
二十餘間塑繪先聖先賢十哲六十四賢二十四大儒莫不中禮
如太學春秋釋奠朔旦釋菜籩豆簠簋壘洗爵尊薦獻之器又皆
中式如太常初議爲學用不足則邑中業儒者魏選等廿餘人共
成之故役而不怨費而不勤君子可以觀政焉使圓冠方履而至

者漸之以仁摩之以義席之以道德性命終之以禮樂政刑藏焉
修焉息焉游焉解衣逍遙淹貫經史涵泳聖澤作爲文章變其舊
俗將見歲貢士與畿赤等魁天下與臨洺偕矣一日託太常少卿
盧永之朝請見屬爲學記余嘉高君之不務苟簡於一時而有贊
助邦家化民成俗之志使邑人昔之瘠於義者今則腴於道昔之
遺其實者今焉咀其華是可書也於是勉爲書之碑威縣志

京兆府重修府學碑

正隆二年

李 棨

三代之治莫隆於周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後世追
仰風猷常歎其不及者何耶非世態淳於前而澆於後也非人物
興於古而衰於今也蓋以庠序學校之設成於當時者備涵濡長
養之方盡於其道也久故教化有所格器質有所就而賢人眾多
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豈以澆淳興衰有前後古今之異哉晚
周東駕王室衰微吾夫子患聖人之道熄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
述春秋皇皇然轍環天下歷聘諸國以微言大義垂世立教授三

千之徒於洙泗之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斬帝王之道坦明於時俾民受其賜於萬世之後嗚呼其念天下後世之重如此至於歎鳳鳥之不至泣麟出之非時豈獨爲一身而已哉暨乎夢奠兩楹異端並起繼以秦焚漢濫得燬燼之餘者不絕如綫當是時也微吾夫子之道其誰與歸斯所以明君哲后有意帝王之治者莫不詔郡縣立學春秋享先聖先師於廟焉京兆舊學在府城之坤維地非亢爽前宋崇甯二年命郡縣建學以賓興賢能府帥樞密直學士虞公策承命詣學謂諸生曰魯修泮宮有思樂泮水薄采其芹之頌是知泮水以育人材也今府城之東南隅水易就下地且文明欲改卜其處可乎諸生怡然曰諾乃範湖州規製經營建立廟學之成總五百楹宏模廓度冠偉一時水潤木陰清冷葱鬱儒衣冠而入者日不啻千人弦誦之聲洞徹霄漢厥後學古入官貢名於桂籍登書於天府者未斬一二數也自罹兵革殘毀幾盡貞元乙亥歲河閒韓公希甫亞尹京兆視事之三日謁奠於文宣王

酌獻禮畢見諸生於學喟然歎曰我國家經文緯武進用賢能每三歲設科以經史取士鄉升之府府升之朝而皇帝臨軒賦業見賢焉然後用之誠夸越復古之制也謹按尙書省批送禮部節文應有宣聖廟去處即便修整今此廟貌傾圮鬢宇頽弊何以仰副明天子作成之意遂即議於府尹完顏公胡女遵奉朝廷之命鳩工計役拾墮瓦於廢基掄堅材於壞屋新寢祠而重儼像剝修廊而繪列賢師儒講誦之有堂生員居處之有廬以至齋祭之室庖湑之所各有其序補苴罅漏剔穢治蕪期年而成韓公又出已俸重修祭器俎豆之屬大率皆備乃延諸生入學肄業仍與漕使李公同知張公副運周公暨諸幕屬共議申敕朝廷養士著令具饌焉繼而府推張公仲堪下車提領教綱力贊其務而又府判畢公棣入幕之初首督斯舉能事於是畢矣學正來昌國帥其徒請記於棗棗以鄙陋少文屢辭屢屬牢不可讓且告之曰在昔宗周作都豐鎬人材萃出一本於學故詩人謂文王曰於樂辟雍謂武王

曰鎬京辟雍以至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甯且京兆處宗周之域被文武之化薰陶漸漬數千百載之後風聲氣俗宜乎不改今諸公克承朝廷美意主張吾道重建廟學豈非翼翼然思皇多士復生我國家如文王時耶勒銘金石不足以歸美於上諸生當勉學夫子之道處則孝於其親友於兄弟出則忠於其君施於有政抱道懷德陞名仕版爲當世之顯儒遠不忝宗周習俗之美仰不負吾皇樂育之誠俯不愧諸公主張之德使諸公異時聞諸生行業於廟堂之上奚復有慊於心歟大金正隆二年十一月十有五日京兆前進士李桌謹記

金石萃編

磁州武安縣鼓山常樂寺重修三世佛殿碑 正隆三年

胡礪

予舊聞吾鄉鼓山常樂寺多聖賢之遺跡爲登臨之奇觀方少年遊鄉校無意於山林之樂故終不果一遊厥後遠去鄉閭二十年

聞以舊所聞想像其處未嘗不形於夢寐也皇統三年冬會予爲河北西路漕司屬官以葬事得省松楸始決意一往未至十餘里雪大作寺依山麓林閒精舍已在望中而雪勢愈急天意若將助我清興抵暮方至寺主僧宣秘大師師彥迎予館於東軒靜對龕燈萬籟俱寂獨與師彥擁爐夜語時聽雪打窗想來日之勝遊通夕不寐遲明開戶深已盈尺陰雲蔽空山色晦昧無所觀覽逮至辰已開雪意殊未已因別師彥以歸所謂聖賢之遺跡登臨之奇觀竟無見焉師彥於本寺方事興修鳩集材用明年春再見於鎮陽因爲予備言鼓山之靈異與常樂寺廢興之本末山勢崛起壁立千仞不與他山相連其西則太行諸峯對峙其南則滏水出焉上有二石如鼓形世傳鼓鳴則有兵起質諸傳記北齊之末此鼓常鳴而齊爲周所并隋文帝末年鼓又自鳴而唐代隋以興故一名神鉦然則此山之鳴爲兵兆其來久矣又聞中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齊志云文宣天保末常使人往此寺取經

函使者辭以不知文宣曰卿取我駱駝乘之則自至矣使者入山果見一寺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駝來也問使者曰爾天子使汝來何求曰帝命於寺東廊從北第一房取經函及尺八黃帕等僧共取與之後不復見至今山中居人時有聞其鐘聲及聞梵音者然皆莫知其處是知此山爲聖賢之居與夫清涼峨嵋天台廬阜無以異也文宣常自鄴都詣晉陽往來山下故起離宮以備巡幸於此山腹見數百聖僧行道遂開三石室刻諸尊像因建此寺初名石窟後至天統間改智力宋嘉祐中復更爲常樂口自兵興由茲山險固爲盜賊淵藪以致焚毀十不存一二我國家應天順人式遏亂略無有遠邇率俾治安百姓樂生成思遷善且像教之設本欲化民況古聖賢棲隱之地興廢有時若不作而新之則日壞月隳舊所存者亦將盡矣使數百年古道場終爲瓦礫之墟一鄉之民懷敬信心者無所歸向興廢補弊久無其人師彥不才欲辦斯事予應之曰茲誠最上因緣若非德行堅固懷不退轉志

爲鄉人所信重者不能成此師其勉之後予以左諫議大夫奉使江南迴道過鄉邑復見師彥於淦陽驛又爲予言舊寺基因山高下大殿前楹去山門無二十六步往年僧眾以歲時作大佛事雖常病於狹隘而亦竟無如之何今因其廢壞退舊基一十四步築而廣之庭宇廓然咸仗眾志自皇統八年九月乙亥訖天德二年六月甲寅殿成高廣宏曠冠於一方又於其中塑三世佛像中間釋迦當見在賢聖劫彌勒居左當未來星宿劫迦葉居右當過去莊嚴劫貞元二年正月癸亥始立塑像時師彥未能畢其說以予困於傳遽之勞夜漏已深與眾賓皆退揣其意若欲得予爲之記而未暇言也翌日以使事還朝正隆二年秋專遣人致書云所造尊像去年九月丁卯亦以功畢因具道所以求爲記之意噫三世佛見於浮屠氏之說者多矣故學佛之徒以像示人然佛者見之稱非色非聲無形可疑非名非數無相可觀非去非來不膠其用非久非近不拘其時而三世三劫各有一佛名號過去未來又各

有百千萬億那由佛焉知其未來者俱非過去而過去者俱非
見在者耶是理也予皆不能知之第以師彥之志勇猛精進卒能
成此勝緣使聖賢之居妙盡莊嚴一鄉之民有所歸向其功德不
可勝道因併書其嘗語予者誌歲月云爾正隆三年二月八日記
石刻拓本

東鎮廟修瓦殿碑 正隆四年

劉名缺

按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今益都府也其山鎮曰沂山卽此山
也六宗祀以王作一王執鎮圭及四望成請
安之所安四方國有大東安公亡宋加封東安公爲
東安王載在祀典其來久矣神血食此方祀宇雄壯飾
嚴麗足以其神之靈建閒兵火連縣寇盜起
而祀宇致於絕神靈在焉阜昌閒巨寇類臻聚此山

卽日大破類臻搖巢穴洗滌羣寇其學士紹祖以詩題其廟壁
戊寅九月乙丑沂山沂河張林者齋心澄慮款詣靈祠感歎衰替
屬故舊共成勝緣約費錢五十萬經之營之至明年六月甲申
東鎮東安王廟近方命工瓦了畢與林來踵門而告曰沂山
有鱗爲風雨攸除鳥鼠攸去所安焉煩子記之
人之勤誠義不當辭然非豐歲適丁斯民貧窶之
時而能修飾神祠儻非至誠神佑加以沂水臨胸二
邑縣僚仁愛慈惠爲之寬役俾民無已苦惟之憂安能
時正隆四年歲在己卯六月戊戌前太學生沂水劉記
石刻拓本

重修古賢寺彌勒碑 正隆四年

趙安時

太行之閒山靈而水秀地幽而勢阻峯巒繚繞巖谷深邃中有平原傳記稱為古賢谷蓋古賢聖之所居也旁有九仙臺齊雲峯參園洞清涼泉真靈聖之福地自北齊天保二年建置伽藍於此更周歷隋名景淨寺殿閣崢嶸廊廡岑寂前代高僧惠遠靈燦相繼居之至唐太宗興崇釋教貞觀三年賜熟田五十頃以為常住逮宋太平興國三年賜名禪林院大殿傍有彌勒殿歷歲滋多風雨摧剝久未有修葺者夫彌勒菩薩字阿逸多梵音曰彌勒譯為漢語乃慈氏也梵音曰阿逸多譯為漢語曰無能勝也彌勒即今上生兜率天宮將來下生閻浮提世以大慈大悲之心行普惠普濟之德為未來一切眾生作大歸依成正覺無上之道當來諸佛果能勝乎未代眾生欲生兜率天宮者必先修諸六事一精進道德二威儀不缺三掃塔塗地謂莊嚴修飾佛廟之類四香花供養五行正三昧深入正受六誦讀經典當寺受業僧聞悟夙有佛性聰明慧解游學遠方勤苦精進講說經論修龍花菩薩之行聞舊殿

之頽弊乃發虔心誓願重修寺住慧圓總統共成緣事自皇朝貞元三年冬聞悟乃躬率先結龍花邑泉三十餘人隨分助其佛力又除自己淨財外各人分頭誘化自近及遠多方求訪人無難色喜捨不吝並棟材飛椽瓦木所向雖以大車遠載山路艱險人物毫無損傷此皆菩薩之靈也自正隆元年季冬拆造至次年中秋畢丹青繪飾莊嚴華麗又刻殿碑以標表之使瞻仰彌勒之名者咸生嚮慕之誠其一切用費約千餘緡多辦龍花邑眾并助緣者良由悟師率倡誘化人人樂修崇殿宇精勤六事異日想俱往生兜率陀天奉觀彌勒當來下生成彌勒佛時亦得隨從於龍花樹下之會說法受無上之記即知彌勒之功非淺淺也正隆四年四月謹記 陵川縣志

重修真澤二仙祠碑

趙安時

竊聞一氣既判三境攸分上曰玉清聖境下通無色次曰上清真境下通色界三曰太清仙境下通欲界太清神寶仙君說洞元十

二部經教太清十二仙天接引通方隨在顯化則仙聖之道其來尚矣厥後天帝之女西王金母與九天元女上元夫人傳玉笈金書凡十二事有云阿環受書以來凡傳六十八女子則女仙之流亦已久矣皆因宿植德本行滿功成方能飛昇金闕游宴玉京真澤二仙顯聖跡於上黨郡之東南陵川縣之界北地號赤壤山名紫團洞出紫氣團團如蓋故謂之紫團姓樂氏父諱山寶母楊氏誕二女長同釋迦下降月日次同太子游門時數生俱穎異不類凡庶靜默不言七歲方語出言有章動合規矩方寸明了觸事警悟有識知其仙流道侶繼母李氏酷虐害妬單衣跣足冬使採茹泣血浸土化生苦苣共得一筐母猶發怒熱令拾麥外氏弗與遺穗無得畏母捶楚踏天凌兢仰天號訴忽感黃雲二娘騰舉次降黃龍大娘乘去俱換仙服絳衣金縷繪以鸞鳳寶冠繡履又聞仙樂響空天香複路超凌三界直朝帝所大娘仙時年方笄副二娘同昇少三歲計貞元元年六月十五田野見之驚歎瞻顧遠近聞

之駭異歆慕聲播三京名傳九府豈比夫爲雲巫山凌波洛浦兩妃企舜於湘川二女解佩於交甫雖姮娥月奔弄玉鳳翥皆不足以儷遐踪而躡高步也遂於南山共建廟宇迄今洞口留其手痕村傍老其鎌樹琵琶泓之聖字了了可觀自後赫靈顯聖興雲致雨凡有感求應而不拒亢旱者祈之遙見山頂雲起甘霖立沛疾病者禱之立覩紙上藥雲沈疴必愈求男者生智慧之男求女者得端正之女苟至誠以懇祝必隨心而俾予至宋崇甯間曾顯靈於邊戍西夏弗靖久屯軍旅闕於糧倉轉輸艱阻忽二女人鬻飯救度錢無多寡皆令饜飫飯糗雖小不竭所取軍將欣躍二仙遭遇驗實帥司經略奏舉於時取旨絲綸褒譽遂加封沖惠沖淑真人廟號真澤歲時官奉爲祀勒功豐碑至今猶存正所謂載在祀典有功於國與民者也先是百年前陵川縣嶺西莊張志母親秦氏因浣衣於東南澗見二女人服純紅衣鳳冠儼然至澗南弗見夜見夢曰汝前所覩紅衣者乃我姊妹二仙也汝家立廟於化現

處令汝子孫蕃富秦氏因與子志創建廟於澗南春秋享祀不怠
自爾家道日興良田至數十頃積穀至數千斛聚錢至數百萬子
孫眷屬至百餘口則神之報應信不誣矣逮至本朝皇統二年四
月因縣境亢旱官民躬詣本廟迎神來邑中祈雨未及浹旬甘雨
霽霽百穀復生及送神登途大風飄幡屢進不前莫有喻其意者
乃託女巫而言曰我本廟因紅巾踐毀人烟蕭條荒蕪不堪今觀
縣嶺西靈山之陰鬱秀幽寂乃福地也邑眾可廣我舊廟而居之
靈山東北高自龍門尖西南橫抵栖鳳掌岡巒坡陀小頓大起屈
曲奔騰有龍蟠鳳翥之勢因栽松數百株今迸小松百千株矣其
廟之東溪石壁有甘泉飛流漱玉濺珠琅琅然若鳴琴環珮之聲
宋秘書學士張文潛曾作文以記之名曰響泉其山靈水秀草木
蓊勃真神仙所居之勝境也張志子權與子姪舉愿等敬奉神意
又不忘祖父之肯堂乃率諭鄉縣增修澗之廟未及成而權化權
之子舉與姪愿等從而肯構之先捨資財次率化於鄉村及鄰邑

於時神赫厥靈處處明語近者施其材木遠者施其金帛有願施
功力者無有遠近咸雲奔而霧集不數年而廟大成重建正大殿
三間挾殿六間前大殿三間兩重簷梳洗樓二座三滴水三間九
間五道安樂殿各一座行廊前後共二十餘間舉之堂兄閻獨辦
後殿塑像堂弟椿等重翻瓦前殿其諸廊廡各有塑畫像其樓殿
崢嶸丹青晃日遠近來觀者咸歎其雄壯偉麗左右神廟無有出
其右者其檀越增修之意猶未已將見廟宇增加永千祀弗墜矣
舉等屢求作文以記其實僕以奔走仕途不暇搜訪遺跡至天德
四年因任太常職事於寺局檢討舊書偶見仙墨碑乃唐乾甯年
進士張瑜所撰其略云羅神之曲紅裳繡履係是本身方信昔年
張權祖母所見服純紅衣者其真容也其碑文又云歲儉求之卽
豐時早禱之卽雨違之者災禍交至順之者恩福俱興益知神之
靈應福善禍淫昭然有驗矣其末又載旣仙之後葬父母之五瑞
惜乎先傳道史遺逸而不載本廟古碑又多散亡其本因略見於

唐之墨碑故并序於後

陵川縣志

重立泰甯宮碑

正隆四年

喬逢辰

昔宋祥符四年春眞宗皇帝駕幸汾陰泰甯宮祠后土祠而因幸華山游歷雲臺觀悵望而觀東亦有汾陰后土廟一所因賜號曰泰甯宮命雲臺觀道士武元亨兼以住持無幾而相視宮地與岳廟甚不利也元亨告申上司回降許移徙地利處修建元亨乃敬卜得渭城之南平原地最也斯地東逼周關西闕渭河面對商顏背臨渭水眞勝槩之地也經營殿宇完緝廊舍創爲一新旣成之後元亨命弟子眞教大師楊宗誨住持後越大觀宣和年間宗誨命弟子妙應大師楊繼原住持逮靖康年間適遇聖朝開拓邊疆兵踐秦隴武揚蜀漢其泰甯宮殿宇因斯爲灰燼而不存其後度越廢齊阜昌逮皇統年間渭城垣鄉村父老張成等復修后土廟小殿一所及廊廡三二閒以爲春秋祭祀至正隆年間華州差雲臺觀賜紫道士吳昌周王繼興前來渭甯縣復業泰甯宮住持

因斯繼興等屬予爲記遂檢討古蹟以爲之記文云銘曰
天長地久陰去陽生堅若金石永傳號名石刻拓本

重修天龍寺碑

正隆四年

智允迪

夫口口周霄口口照漢夢延輝法輪擬漸於恆沙皇運攸宗於海內是以枝連寶構法接天潢元風遠及輾轉住持或鑄像於口口口口於其殿今大晉口口之西首天龍之一境者誠寶刹之方寶蓮宮之地也古先聖哲王於時啟建佛舍精藍令瞻口口口口慈雲迨至於今數百餘載其閒口口然莫不有焉延至大金年天會龍飛鳳舉地闢天開戈戟縱橫因而旋廢然有存者傾毀之餘致使菲蕪叢薄狼籍生焉十有餘年矣有知口口口口皇統戊辰歲中感天垂化主佛賜頭陀投凡媪身口口號曰老仙開一生補處之因作一花臺藏之果口口於惠兩斷除慎口口心口口兩靈樞然而莫測傳祖佛之妙旨指大道之元源抱德修真人天普化故令道侶同津事均共貫隱口口此山依巖鑿室方域聞者悉皆雲集時

有住持僧希尚率領徒眾備設嚴儀躬詣老仙前跪白曰今天龍
 寶口實口精口隳廢久矣虛其法席無能修葺此山天龍鬼神伽
 人非人及四眾等嚴候老仙敢望垂口轉惠德流通口口一口
 事因緣口仙乃徐徐然彼口無堂非法孰知非法非堂又再三恭
 請欲乃離庵適眾願已率眾而往至於故寺口觀口基尋於舊址
 凝哉悼爽激發慈悲化緣口所夢口日來助材木者運而無口危
 途陷口神捧其輪口濟資者無有口缺香積增廚賣珠賂者白虎
 口邀人無驚駭口口口整口鐵佛千尊葉擲紛口無所不有口抱
 而來修飾如故不日擬成口佛大殿復修經藏一所口師堂一座
 聖像經功德幢具悉皆備獲霞窗月殿無不完臻兼協眾力擬成
 多務懿哉口緣口口等緝化眾口與仙協力恭投信士之家咸證
 檀波羅者正隆戊寅年仙又詣眾曰今者三口及與口口口口
 能修口孰有助像者乎眾乃徒諾材木拱功用所備此閒飾息故
 寮窅然口口口口眾而口口四流口裏亦叢中一生空過萬劫難

逢眾等勉力伏惟珍重口囑冥口凝想而坐默而隱之無令口省
 釋口口大口涅槃樂故乃峯巒霧泣幽谷風豪猿鶴啼鳴羣林淒
 慘眾徒口喪而口噫口口口仙者空生沒號口立虛口口神通之
 變現真聖賢之幻有實乃紹隆報佛者也以此功德殊口之力允
 迪誠乃歡心然所將乃為銘曰

口口實口口眼圓明真空妙寂禪隱波澄口燈夕燭香氲朝馨神
 扶陷轍獸引徒迎天花亂墜法口滋口霞窗月殿朱戶金扇祥烟
 鎮鑠瑞氣騰昇瓊林布翠口樹敷榮花開口樂果結無生口口天
 口不鼓自鳴合返兜率品類悰情雲房空闕石室存經方今頌祝
 法海常清正隆口年歲次己卯七月壬午朔二十八日己酉建石

刻拓本

英濟侯感應碑

大定二年

史純

汾水之濱有祠曰英濟俗呼為烈石神蓋里俗傳之訛取山石分
 列水從中出而名焉其實非也考之圖籍乃春秋時趙簡子臣姓

竇名雙字鳴犢與舜華齊名生而烈直至比秋霜死也英靈能興雲雨里人故立祠焉廟無碑記年代悠遠靈異之迹難得而考詳廟之右有數泉出於蒼崖石脚閒旱焉不乾水焉不溢湛然澄澈可鑑毫毛深疑神物窟宅隱伏於中距數步則湍流奔湧滔滔然勢不可遏惜乎地多沙漬逼於河汾不然則鑿渠改流灌溉民田濟物之功不在汾陰昭濟之下矣或說若時亢旱則吏民祈禱無不感應加以鄰道之人亢陽愆歲則不遠千里扶老攜幼奉香火修禮儀俯伏祠下恭虔請水起之時到之日無不雨足是故一境之內鄰道之民莫不仰賴舊廟臨汾流而靠諸泉宋元豐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汾水漲溢遂易今廟邦人祈求屢獲感應守臣敷奏頒賜廟額曰英濟侯迄今載在祀典而廟會焉英濟之名蓋取生而英靈死而濟物故也里諺云歲無怪風劇雨民不殃癘穀果完實皆神力也按孔子家語孔子至河閒喟然歎曰洋洋乎某之不及濟此命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雙舜華晉之賢

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然後從政及其得志也而殺之刳胎殺夭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蛟龍不至其淵覆巢破卵鳳凰不翔其邑君子諱傷其類也遂還轅作檠操以哀之孔子大聖尚當時而賢之況後世乎今縣境有竇城距廟二十里通德鄉則神之故城舜華廟在交城明其二大夫皆河東人舉無疑矣大定二年僕被奉恩命叨領是邑承流宣化非所長也到任之初但仰稟大府約束遵奉教條而已入夏以來雨澤愆期下民皇皇幾不聊生土人祈禱實頻而青天湛然烈日如焚驕陽馳騁旱氣轉甚左右曰子爲邑長此有靈神何不祈禱而豈忍坐視生民之斃耶遂率吏民於五月二十日恭禱祠下焚香奠拜禮未畢而奔雲湧霧蔽蒼昊伏光景遍滿山谷須臾雨澤滂霈比及還城三十里閒如綫不絕抵暮猛若翻盆拂旦則天氣廓清雲收大野由是嘉穀奮興根葉潤澤引莖拔穗不失時宜萬姓熙熙歡聲洋溢於郊甸何其神也此蓋府尹相公賢明愛物感召和氣上動穹昊致

此休祥一路霑惠僕何人哉預此盛事噫寶公賢大夫也生而德及於民歿則康濟於物宜乎億萬斯年廟會於此矣靈異之事若不刻之堅石恐歲月寢久寂滅而無聞僕業不在文故博採輿說顯應之跡實而錄之

山西通志

敕賜福勝院碑

大定三年

李傑

昔當漢明帝永平之間感金仙之兆夢而竺乾之法方入於中國矣至有鎔金琢玉刻木扶土丹青繪塑以成其像迺建楹宇以尊事之庶幾使民俗比屋皆善景慕我如來之化獲利益之無盡從此歷世以來未有不欽崇其道者滕之為郡地接鄒魯山明水秀土廣民繁沃野千里去郡之西北有聚落曰雍傳村其地幽僻有梵刹一所古之所建也號曰寶光塔院其舊住持僧曰道隆爰因兵革擾攘其元名額敕牒并經宋政和七年中奉旨存留文據悉遭遺去唯碑石猶存粗可考口口口宏基頽圯殿宇荒涼觀之者深可惜哉逮及本朝口口五載其本村耆老王通者率眾詣

郡保舉到有能聲僧普則住持爾後院門口口口飾完弊補壞竭力營口煥然鼎新精懃化導眾所歎仰其院舊有寶塔二座巍然插口口佛數大聖殿法堂僧舍齋廚廊廡等共三十餘間迄茲棟宇悉備聖像輝映皆僧普則住持之力匪小補哉惟是名額敕牒文據前因遺失每以此為歉然時丁大定年我后登極普天率土被於膏澤誕布德音崇重佛教命敷天之下煥然一新寺宇之名額使竺乾之法益興於世迺千載一時之秋也而僧普則惠然詣告請改此院作福勝院斯為嘉名嗚呼刊之金石流芳千古則為國焚修之功何時已也而求余為記義不可辭於是染翰而書之大定三年癸未仲冬戊子朔四日隴西李傑記

石刻拓本

龍巖寺碑

大定三年

趙安上

摩騰入漢夢符明帝之靈僧會歸吳瑞應如來之跡事蓋聞於西域化乃顯於東土由是釋教大揚精藍肇建爰作歸依之地斯為清淨之門涼泉古寺其來久矣尚有碑刻字跡宛然更大齊而蓮

金文最卷三十四
宮再立歷有唐而石像新鑄千戈之後年代綿遠難以備載有故鄉秦孝劫率眾而修飾之至天會九年辛亥先祖父趙鄉暨叔禮施為金田繼而我先人倡首並為那常祐等十有二人鳩工哀旅協力同心伐木疏左右之林運工塞往來之路乃命公輸設矩匠石揮斤不踰於歲已即其功越甲寅乃落成適真主乃救天下郡邑無名寺院宮觀許令請買先人聞之忻然乃告於眾曰昔者子祖先嚴飾聖像雖歷有年數而為子孫者可不潤色以成其勝果哉方議承買不幸先人至於大故未滿斯願普懿悵恨不已發以誠心得故鄉錄翁常克之子常謹公糾眾善友共維那二十有八人眾議僉同皆鼓舞忻忭不以歲儉官輸為辭至癸未春會首檀越百餘人鳩錢三十萬致使官中加以刑罰蓋亦慈悲上聖所感如此越二月丁丑經詣本郡軍資庫輸錢三十萬兼經藏堂承買得賜曰龍巖愚謂其鄉名雲川以雲從龍而變化不測又以里名義泉以龍得水而出入有時簷下曰巖斬上曰崖以石巖在宏堂

之內而金容居石巖之中選斯名當其實赫爾休聲配天地以彌遠昭然顯號同日月而不衰後倚靈池善瀆濟民之水前瞻仙洞能為救旱之霖東有喬松勢訝飛龍西多怪石形疑伏虎林木陰生堂宇深邃西方世界不出其中矣安上久廢詩書亦姑紀其年月云爾時大金大定三年歲次癸未四月辛卯朔戊辰日立石陵川縣志

單州成武縣南魯村廣嚴院碑 大定三年

朱阜亭

竊以蓮敷四葉大聖方誕於迦維果振六年妙覺初成於道樹隨機設教應物現形舒玉毫而口被大千振金聲而言該百億匪則啟闢元門實亦助興國化肇自摩騰入漢鴻臚彰白馬之名僧會來吳建初號佛陀之理自時厥後大教彌興僧尼塔寺遍於寰宇歷古以來無不崇尚今成武縣南魯村廣嚴院者爰自大唐鑄記天寶述因有信士小都緣大智虛謀橫遭縲綬控告無已乃啟宏誓之誠仰憑三寶之力遂感加持果然脫厄特酬先願建造佛堂

元芷平基葺成藍宇次因黃水大漲流漬崩隳再遷高方擇斯壑
 塏若以夕而窺之則乍浮煙島且而仰之則近去雲霄東連甘露
 劉氏之塚助其翼西接伏波青堦之邱補其羽前瞻宋岸之古河
 彎環為勢背枕夏氏之大澤流派通津離窺賀廟巽指梁城玩青
 山之疊嶂遠色分明觀運水之張汎微形幽鬱鎮村岡之大壓眾
 埠之雄景勝一方真其佛地故有名僧累加修建者也幸遇我皇
 撫垂政化道並唐虞福等金輪修其文武顧河山之永遠奉於釋
 道保社稷之遐昌故於其年秋八月頒降紫褐衣德號寺觀院名
 額并僧尼度牒普於率土有大比丘明智法祖芒碭山均慶寺圓
 通門下普應大師之資徒也今和尚講貫年深名傳歲久行秀羣
 師之表道肩古德之風眾仰其才乃命住僧於時同門人僧道雲
 結化壇乃欲求賜額至冬十二月初九日蒙降到廣嚴為額先有
 師弟三人明彥明真明集皆以行論俱全戒臘精潔同門縷指盡
 心協力并度到小師四人道雲道昇道進道圓冀繼法嗣不絕者

矣額雖已賜欲其永世未保其終乃選堅石命工鐫刻伏望金田
 永固蘭若常興作一方之化誘為萬古之元風阜亨鄉閭未解儒
 苑散材既承三顧之恭聊奉數言之記大定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鄉貢進士朱阜亨撰 石刻拓本

清河縣重修廟學碑

大定五年

王堪

三代之治以風教為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以化民
 成俗誠太平之原也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習之以時養之以禮
 使知尊師敬老入孝出弟其為君臣父子朋友長幼之節以之訓
 導斯民者為甚備故成人之有德小子之有造此三代風教之本
 不可一日而廢也戰國下衰子衿之詩作郡縣之學蓋復於元魏
 熾於有唐且一郡一邑守令為之師帥而又職在承流宣化則崇
 學校美風俗實為己任然風教之行起於微眇初若汗漫迂闊不
 切於時變逮乎薰涵浸漬之久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若簿書
 獄訟朝行而夕見其效者也故吏之急於功名者鮮以是為意殆

於先王風教之本承流宣化之職有所未究爾國家崇右儒術以科舉造士凡登名天府接武王宮者必自鄉貢始吏於此時上有以副朝廷敦獎之意下有以爲諸子作成之計宜莫先乎學矧今山東實爲內地民殷土沃富而教之功必倍於內清河卽宋之貝州也後改貝爲恩逮齊阜昌初爲河水墊溺因徙治歷亭而清河遂有屬邑初郡庠居譙門之西暨遭水患齋宇蕩然水旣浚因其基爲右司理旣及州徙又爲巡檢司凡三易訖爲主簿之公字自學之廢距今幾四十年而生徒肄業之所歲時致敬之地闕然無所依每春秋釋奠則假令廳事反不若緇徒羽流巫醫賤士居必置租以嚴奉其所自出庀吏事者凡閱幾何人曾不少芥蒂於胸中撫字之外以爲餘事耶追需之急有所未暇也寥寥曠日疑若有待大定癸未歲十二月建安張公格來佐是邑就舍之初詢其故惻然感發亟請於邑令劉公惠公欣然領其意曰此惠之夙心君其成之乃舍以私錢二十萬助其費旣而酒監高君貞士進士

張伯達皇安止諸君樂聞其事一唱百和分務營新吏民翕然惟恐其後於是鳩工度材卜縣之東南隅宋監司公署之故基乃爲宣聖殿以嚴像設東南齋廡分焉碑亭門宇煥然一新壯而不華儉而不隘經始於大定四年三月落成於五年九月所用蓋二百萬然後奠謁者有所弦誦者有歸異時鴻生鉅儒羣居輩出以取當世之榮垂無窮之聞者在茲乎噫古之循吏以治化稱者如文翁之於蜀昌黎公之於潮率以建學興禮易民視聽信史以爲美談今主簿公能原先王風教之旨首致其請邑宰公能以承流宣化爲己任終濟其事修廢舉墜急於眾人之所忽視古循吏無所愧矣張公於僕有雅素今其來京師請以是爲記僕病文鄙思拘不足以發揚美意姑敘三代風教之本及廢起之始末與夫成學之歲月以告來者云謹記

敕賜興國寺碑

大定五年

廣平府志

奚牟

西方有口聖人名之曰佛修萬行於塵沙作羣生之父母粵惟

後漢明帝感金人之夢迺白氈之像釋教東興自此始矣逮於魏
晉梁唐以來示生賢口之師大闡幽微之道是道也妙用無爲隨
機應物深戒乎殺盜邪非惟務以慈悲喜捨雖至愚聞之猶可以
遷善遠罪有識者行之口未達真理亦有君子之行矣於超登彼
岸者不爲少矣推其所以豈非輔治之本歟欽惟我今上皇帝誕
布政之中和務躋俗於仁壽念大道以既隆究良規而益著於卽
位口口之明年首頒詔命以天下寺觀凡有所請明敘其由特賜
敕名以口聖教革去從來之弊鼎新當代之風凡建勝緣必因慶
地茲禮教鄉白了村者在今滕邑之古二十口里當南京西華之
要途東南與古滕雍邱兩城田畝相接民風淳厚其村之閒有唐
代后妃公侯之遺跡或傳於故老或碑誌存口口口休相口數
里中帶清流濯漑田壤民得其所村之正中口口寺廟甚有規法
其寺口自唐開元二十一年因有鑄鐵大聖口口聖像一堂當時
耆艾增建佛舍至政和閒因存留爲大聖口後於廢齊阜昌閒有

僧圓義者俗姓藍氏本郡口村人也元受口於兗州龍興寺文殊
院本村口長龍口口請爲住持當是之時事口口創義公口節儉
勤勞盡心化率口請到化主僧善來俗姓尹氏口口提挈憑
賴一方信士竭力修完不踰一紀前後殿舍廊廡幾數十間頓爲
就緒曩者本里大丞相清河公初口口之時與昆弟游學於此公
旣而早登桂籍至末口擢典鎮口府每有惠書慰撫鄉閭存問同
舍恩隆斯院靡不周悉後口口鈞衡尤加崇飾年及從心致政本
鄉棠棣歡游不遺故舊思誦詩讀書之日幸握瑜懷瑾而歸詩賜
義公誌之貞口聲猷永播公之口口時瞻敬及於本朝皇統閒
義公剃度徒眾以惠爲上字高弟曰鐙次曰口次曰清次曰寂次
日照次曰通次曰仙口口口口口口口公爲度者
十人皆聰慧進修各勤所執義公自口年高性倦深思養道以院
事悉付上足鐙公鐙亦無口口懼未口口時悉力輝煥義公
享年六十有二超然逝化世世敬之爲口師也鐙公者俗姓陳氏

本貫本郡西五十餘里禾□莊□□□父諱□□諱□鄉曲傳
聞皆有豪傑之志公幼蘊才能性非俗識□而遭遇恩詔以爲佛
門得志之時遂與本村耆艾俊彥輩僉議糺化四方賢者以舊大
聖院根因恭請到敕賜興國寺大額及有本軍上顏村寶峯院□
惠方居之古滕城村福祥院者惠寂居之鄒縣界北王村清涼院□
者惠□居之偉哉事之興也蓋有由矣凡源深流長本固枝茂□
非虛言耳此寺之初建於大村因有鑄鐵聖像已萌不朽之兆大
丞相□□之□□可光華千古義公之同心同力化緣稍就院門
所度徒弟悉非常輩或住持支院或進德修業茲者執事鐙公提
綱振領勤於道行□□善士□□□□□前後□□□□
材□仰斯勝事謹應所命爲文比頌良□□□用紀歲月以示將
來云爾時大定五年歲次乙酉仲夏望日誌

石刻拓本

勅修泉池碑 大定五年

李綸

昔陶唐之治天下以天下爲心而不以位爲樂志在歐民仁壽之
域使無天昏陵暴之災而後已迨夫中遭水患浩浩乎懷山襄陵
民失攸居與魚鼈雜處故常疇咨四岳命禹治之卒致九澤既陂
九河既道使四海脫昏墊之患復甯居業古所謂不遇災變不彰
聖德豈謂是歟故後世莫不嚴廟貌精享祀以報之若夫功業之
大書傳備焉閒有野老口傳遺跡不見於載籍者多矣河內郡之
西北有大雄山山之陽數里有唐帝古寺廟貌宏偉數泉出於祠
下南底於沁上下數十里灌漑田園植竹種稻獲利益多至有浣
衣濯足污穢其中遂壅而不流村人李整等率眾命工以爲之池
甃以磚石環之竹木旣以崇煥廟貌又使數村之人復享其利不
其偉歟樂成之日求僕爲記僕竊喜村人之用心復嘉水利之無
窮故略舉陶唐氏之功德而告之維大金國大定五年歲次乙酉
五月甲戌日 石刻拓本

興中府尹銀青改建三學寺及供給道糧千人邑碑 大定七

韓長嗣

夫物不常興有時而廢物不常廢有時而興凡興廢之際係善人
不善人之為也如不善人有為之時當興猶廢如善人有為之時
雖廢猶興茲乃必然之理也三學寺都提點崇業大師三學見經
主淨慧大德吏案孔目官係公同來造予門而言曰大尹銀青改
建三學寺糾千人邑供給道糧請于銘之其可許乎予曰物興係
人信不誣矣然愧菲才柰居治下豈敢無諾三公遂詳言於予曰
三學者其來遠矣爰自於唐肇起之也迨及有遼建三學寺於府
西擇一境僧行清高者為綱首舉連郡經律論學優者為三法師
遞開教門指引學者兵興以來殿堂廊廡掃地而無聖朝既獲遼
土設三學如故法大定五年我大尹銀青來治興中其三學法師
過廳大尹問之曰不意此方有設三學寺在何處三師對曰寺廢
久矣三師名位具設皆權於私院敷演大尹喟然歎曰不亦傷乎
方今京府巨鎮棋布天下設三學者有數此幸得之何不復修對

曰修寺者大事也若不遇大夫緣力烏能及此大尹曰吾將揆之
自歷數任未嘗不於佛廟有興衰補弊者也而況三學其事非細
朝廷視之尚為重矣凡取經律論之師者差官考試本府眾五州
義學各宗出題答義中選者取三人爰命為三宗法師下四方學
者日興講肄不惟圖增聖歷綿長抑亦使佛法傳遠而不見廢絕
者其在茲乎苟非設此縱有清涼宣律師慈恩之才孰將傳焉以
至後來之人雖有清涼宣律師慈恩之志孰將學焉吾不忍見曠
一日聽訟之餘出游狼山其上有院曰祥巒廢為荆榛顧其基址
頗有制度又迺柳城形勝之地改修為三學寺信甚便矣三師忻
然相謂曰大夫緣力遇之今日定見成就大尹曰爾亦可矣曰然
遂施俸錢及己夫匠築土構木宏揚經律論庶使人知三宗所垂
之教言修行之正路耳三師曰誠為善哉經律論者如鼎有足不
可闕一大方廣佛華嚴經即無盡修多羅之總名也世尊始成正
覺頓說是經剖裂元微昭廓心境窮理盡性澈果該因洋洋冲融

廣文最卷三十四
廣大悉備者其惟茲乎開真體於萬化之域顯德相於重元之門
津流眾典此爲洪源星列餘經此爲杲日高不可仰深不可窺雖
績菩薩上德聲聞莫不探蹟索隱焉可謂常恆之妙說通方之洪
規稱性之極談一乘之要軌也四分律者所以防淫檢失禁亂止
魔取超世之道非戒不宏斯乃三乘之津要萬善之窟取者也慮
羣生愚惑安寢冥室游於長夜不能自覺雖有出處庶幾元微者
徒懷遠趣迷於發足是以如來開戒德之妙門指涅槃之坦路宜
各勛力明慎執持令大法久住焉成唯識論者暢大乘之妙趣也
遣疑破執修行證果括眾經之秘包羣聖之旨何滯不融無幽不
燭仰之不竭俯之不測遠之無忘近之有識其有隱括五明搜揚
八藏幽門每擁元路每通信巨夜之銀輝實昏旦之金鏡矣此經
律論者戒定慧之法耳戒以資定定以究慧相須而成凡諸眾生
得證無上菩提皆不離戒定慧之法者也是以大尹銀青愈加修
造之意遂感士庶竭力助緣滿寺殿舍不日告成大尹曰成則成

矣慮吾改任三師學人有闕日用其將柰何當糾千人邑不問僧
尼道流男女老幼每歲十月一日人各納錢二百米一斗永給道
糧不亦宜乎合郡官民爭爲敬從延及鄰境之人願來預邑取父
作子述之義盡天長地久之期都無累月幾就千人其邑人姓名
具書碑陰若乃吐辭爲經立行爲法見之者瞻仰聞之者歸依苟
非有處世之道其孰能與於此以財好施於衰好興倡之則順從
造之則成就苟非有服人之德其孰能與於此釋迦如來天竺人
也去中國隔數萬程一日其數來傳不拘賢愚竟爲其奉行誠謂
其出世之道也哉大尹銀青遼陽人也去興中不遠千里來尹斯
府一日政治有餘修三學糾千邑不拘內外咸樂助辦信謂有服
人之德也哉其爲銘曰
凡厥萬事有興有衰興諸衰者非賢其誰府有三學自遼而置經
律論宗唱法之地兵興以來殿宇無存三師仍設私院數言大尹
銀青下車臨治三師過廳首問其寺師將趨進具告其前位則設

矣寺廢久焉大尹聞之發歎者屢京府巨鎮設此有數此幸得之
胡不復修對曰大事復之何由必在所遇大夫緣力緣若不遇修
之烏得大尹出言吾將揆之師喜相謂遇在此時吾嘗佛廟興衰
補弊況此三學其事非細朝廷尙重考試無私學優中選授命爲
師可增聖歷綿綿長久又令佛法燈燈傳後後人受之修行無疑
吾可惜此不忍見曠一日之閒聽訟之暇號令從人出遊於野北
登狼山有院祥巒沒爲荆榛殿缺僧殘徬徨弗去載瞻載顧壤址
遺基亦可制度茲乃柳城形勝之方修爲三學旣利且昌爰施俸
錢及己匠梓經營堂構不日成矣大尹復言成則成諸吾將改任
定闕學儲欲糾千人道糧永給僧俗老幼同爲是邑非此一郡延
及其鄰歡忻而至願預邑人宜此勝事常如今日傳之子孫善繼
善述

欽定熱河志

重修北極觀碑 大定八年

鈕名闕

道觀宮宇務尙清肅非塵穢者所當遊觀故凡天下郡邑之內

宮觀常少而分之事常鮮蓋以道家門庭以□□□□
□□近於□一所致□□郊城□汝之近邑地腴俗厚而民富庶
侔於他邑在縣獨省□□□□而□無道觀所在昔之宰是邑者
□官視□每值歲有□當祈禱上□別無以致□告之禮嘗□其
□□至有宋元符元年楊文公大年之孫諱安道字迪深者來宰
是邑□□奏請乞□置道□□□□福盡可賜今額爲北極觀
時方四海泰甯茲邑之內罕得閑廢之地乃□縣邑之東北隅□
始其事地□碎□□□追委曲□治□成規模工□旣就畢集
其人□知其敬焉厥後靖康之亂兵火焚毀之餘存一正殿□餘
皆瓦礫□復堪處□□有主者皆以觀院□□縣民周□□□
□矣迄今□朝大德三年今主觀門事□□若訥字希言四因雲
水萍留邑中眾攀以住持歲大□□□修正殿煥然如□越□
□七年乃勅建□□□殿一座并東西廊屋一十六間前後工料
所費不貲皆公化□□外□民好事□□□□又得觀外民間

□□□地東北二百餘步直□□□□□□□□□□至本朝
 皇統三年□度□道士公資性純直幼□慕道不喜塵俗住紫□
 □□□蔬食日以□□□□為□心每有興造□同傭保執作□
 □□□□有祭所得施行悉以完□□□彩繪功德為□未嘗有
 一□□□及三年蒙國家頒降度牒度弟子三人長曰李淨□□
 弱冠□直至中年捨俗□□□甚謹次日李淨淵季李淨淳亦
 皆□□馴致其道戊子仲春□兩殿告成囑予記其始末修造之
 事將書之石予復往來城中缺熟見其營繕用力之多□□字乎
缺得其□掌□□興是觀之由因併書之以示後□□云大金大
 定八年歲次戊子季秋上□日石刻拓本

新鄉縣重修廟學碑

大定八年

李詠

郡縣有學其來尚矣唐韓文公所謂通祀孔子與社稷是也而祀
 典亦載釋奠以春秋學固守令之事而世之士大夫率以獄訟為
 先簿書為急或者治竿牘美郵傳以重往來之夸異葺衛署增付

具以必交承之接速至教化之宮禮義之所則漫不加省反為迂
 闊不急之務閒有儒家者流粗識道理則又多拘忌重興作嗚呼
 欲望夫子庭宇不隨風椽以敝者其可得乎自非精於吏治百事
 修舉以身任其責而浮議不能移者疇克以世之所謂迂闊不急
 之務而為其所甚急者哉新鄉實衛之劇邑居大道之衝供需百
 出復師旅之後連歲蝗旱繼之興滯補敝之事有所不暇故學之
 傾圮比他邑為最而縣尹段君希顏主簿折君元老適於其時二
 公為政俱以健敏每過其門未嘗不咨嗟歎歎若有所歉然者居
 二歲屬歲有登遂首舉是役議於縣尉項君倫洎相承王君仲異
 各能允從其相協力經營而樂為用得施鏹二十餘萬因以募善
 工購良材取舊廢剝出公潤不閱歲而介大成總作室之數為楹
 二十有八殿邃而崇象嚴以尊樓觀迄如廊廡翼如重門洞其前
 講肆居於右不朴不麗有倫有次實邑中之第一奇勝也大作事
 惟其難尤為可紀始廟垂成而段君以憂去議者惜之猶賴折君

在而又迫於代者在路且暮汲汲若救饑然乃能訖其事可不謂之始於難終於難乎惟是邑中相與休之恨不見於文字而折君且有請詠歷觀古之循吏惟蜀郡守文翁無他事業獨能立學校以變風俗居於最豈非莅民者以教化為先而教化之大者無過於學乎由是觀之則二公之舉此豈直為崇儒而已哉大定八年夏四月十九日記河南總志以上原列卷六十八

金文最卷三十四

金文最卷三十五目錄

碑

- | | | |
|------------|----------|-----|
| 創建寶坻縣碑 | 大定十一年 | 劉晞顏 |
| 澄城主簿趙公德政碑 | 大定十一年 | 失名 |
| 文登縣廟學碑 | 大定十二年 | 郭長倩 |
| 滕縣興國寺新修大殿碑 | | 陸秉均 |
| 齊東鎮行香院碑 | | 吳格 |
| 平陰縣清涼院碑 | | 王去非 |
| 博州重修廟學碑 | 大定二十一年 | 王去非 |
| 廟學碑陰 | 大定二十一年 | 王遵古 |
| 重修巖巖亭碑 | 大定二十年 | 姚建榮 |
| 積仁侯昭佑廟碑 | 以上原列卷六十九 | 麻秉彝 |
| 乞伏村堯廟碑 | 明昌六年 見文雅 | 趙秉文 |
| 鄧州創建宣聖廟碑 | 正大七年 | 趙秉文 |

趙秉文

葉令劉君德政碑 正大四年 見文雅

党懷英

重建鄆國夫人殿碑 大定十九年

党懷英

禮部令史題名碑 大定十八年

党懷英

重修天封寺碑 大定二十四年

党懷英

魯兩先生祠碑

党懷英

棣州重修廟學碑 明昌六年

党懷英

十方靈巖寺碑 明昌七年

党懷英

谷山寺碑 泰和元年

党懷英

新補塑釋迦佛舊像碑 泰和六年 以上原列卷七十

党懷英

金文最卷三十五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創建寶坻縣碑 大定十一年

劉晞顏

神都前有禹貢冀州之域星文箕尾之分虞舜時為幽州夏商省幽併冀周初復為幽州召公分土為燕國秦始皇并天下制三十六郡以幽州土宇為上谷郡歷漢魏下至隋唐以來或為燕國或為廣陽國或為涿郡或為范陽郡都國廢置更易不常唐末劉仁恭帥燕為其子守光所囚據其地僭稱燕因置蘆臺軍於海口鎮以備滄州後唐莊宗命其大將周德威破燕軍於平岡復收蘆臺軍同光中以趙德鈞鎮其地十餘年開興利除害人共賴之遂因蘆臺鹵地置鹽場又舟行運鹽東去京國一百八十八里相其地高阜平闊因置權鹽院謂之新倉以貯其鹽流衍於民間因其鹽曰權鹽復開渠運漕鹽貨貿於瀛莫閒上下資其利遂致饒衍贍

於一方清泰二年晉祖起於并汾以遼主有援立之勞因父事之
遂以山前後燕薊等一十六州遺於有遼遂改燕京因置新倉鎮
廣榷鹽以補用度爾後居民稍聚漸成井肆遂於武清北鄙孫村
度地之宜分武清遼縣三河之民置香河縣仍以新倉鎮隸焉皇
朝奄有天下混一四海天德閒建議令茲盡以遼宋故地合爲一
家會甯興王之地朝廷在焉而尤近東偏凡在經略之內地則遠
近不一事則繁簡不同乃詔建都於燕京於時畿內重地新倉鎮
頗爲稱首直以榷院自趙德鈞始以來歷遼室迨及本朝二百
年閒綿綿不絕每歲所出利源源不竭以補國用可也主上中興
撥亂反正思補正隆殘弊每以調度究懷以榷鹽課利浩大其鹽
守之官業嘗以散官雖品秩至有幾於三品咸以流外當之迺命
有司改榷鹽院署置使司陞爲五品設副使之官儼從俸秩視諸
刺郡以重其事於時居人市易井肆連絡闐闐雜沓翁伯濁質張
李之家皆以世業底富加之河渠運漕通於海嶠篙師舟子鼓楫

揚帆懋遷有無泛歷海岱青兗之閒雖數百千里之遠徼之便風
亦不浹旬日而可至其捫瑇瑁螭蟻之徒若豫且網龜交甫解珮
者之比時或有之至有不耕穫不菑畚者之屬其稻粱黍稷鰲魚
鰕鮓不可勝食也而有河渠左界灤水右纏潞曲薊北名山無不
委曲而貫通之雖斧斤不入山林而材木亦不可勝用也其富商
大賈貨置叢繁旣遷旣引隱隱展然鱗萃鳥集鬻者兼贏求者
不匱大率資魚鹽之利其人煙風物富庶與夫衣食之原其易如
此而勢均州郡雖古名縣不是過也人情揆之不列縣治殆爲失
稱大定十有一載辛卯冬至郊天後鑾輿東巡幸於是邦歷覽之
餘顧謂侍臣此新倉鎮人煙繁庶可改爲縣第志之明年有司承
命析香河縣東偏鄉閭萬五千家爲縣以榷鹽歲入國用方之天
下及至十一謂鹽乃國之寶取如坻如京之義命之曰寶坻列爲
上縣著於版籍是歲春季天官爲除令丞簿以典其事於時坊郭
居民千有餘家自餘村閭著爲四鄉東曰海濱南曰廣川西曰望

都北曰渠陽其坊正里正胥吏應兼從人數列同上縣粵有縣令
振威將軍王禔來尹是邑縣丞忠武校尉李愿主簿儒林郎李拱
昌縣尉昭信校尉孫告中參預通判以備其職先是新倉鎮權鹽
處其西其東則水濟務有永鹽之號亦別更為使司與權鹽對峙
而角逐規規然犬牙為強弱每歲地官第其課績增損以殊殿最
朝廷病其乖戾不一因校讐利害得以永鹽所入么麼之故迨三
年癸巳遂省併永鹽於權為一司歲入課利通計一百三十餘貫
仍署為寶坻鹽使司於時縣治尚百萬草創未有公廨縣僚乃相
地之宜稍於渠水之南大覺招提之西卜為縣廨招提之東縣丞
主簿公署次之又於縣北郭郭之外卜尉廳焉其所經費仍具辭
牒聞於地官皆請給之方營建閒吏民鼓舞莫不子來人百其勤
賈有餘勇而樂為之用不一二年閒令丞簿公廨皆以卽敘其廳
舍廊廡高宏壯麗皆略有可觀自餘畿內諸廨無出其右者爾後
之事未可多云時里中豪右嘗欲礪石以刻其事迭來懇求為文

於子至於義不可辭非欲文其事以紀其實焉

寶坻縣志

澄城主簿趙公德政碑

大定十一年

失名

昔漢置長安城中置四部尉掌捕盜賊至隋唐郡縣各置尉一員
俾分判民務則尉職之設也其從來遠矣我國家城邑星分棋布
雖極要荒之民必使一視同仁則其為縣邑親民之職者不獨責
成於長貳惟尉亦然然其閒新尉之稱職揚名曷其鮮也豈其皆
長貳之能而不顯尉之能耶若然則譽著於南昌威宣於北部惠
歸於武陟文絕於鄆縣僕射以言大見警長吏以子孫相託古史
豈溢美乎蓋一有治效之及民者皆可紀也竊謂漢唐之有天下
年世不得不謂之遠城邑不得不謂之廣而尉之見稱於當時垂
名於後世者僅此數人亦不過有一能耳古謂才難不其然乎若
乃有古人之遺風得今人之全美則吾昭信趙公之於澄城也公
諱規字君模中都安次人也其先累葉積德皆稱賢明語其品秩
則兼萬石之崇較其門閥則冠五侯之甲慶遺後裔繼出偉人公

少好學問博通經史工草隸善詞章精神明秀風度凝遠不苟不吐遠邁於前人可畏可愛克紹於先烈其特立英果之氣蓋出天資遠大自期志爲時用既以蔭補內祇出職於前年冬奉命來尉是縣視事日首引滯訟聽詞察色悉得其情約一時頃決遣人服其精敏乘閒則出阡陌召耆老而告之曰莫大於農要農之務惟勤是先闢土擊壤寒耕暑耘勉力田然後困庾實而衣食足古人謂勤則敏蓋一鍤不勤損亦如之天之報施滅裂因人以爲限假令量入以爲出又有嫁娶賓客疾病死葬人所不免者用度又不貲奈何耽酒縱飲博奕自供一日之歡其貽數口之憂情農已甚難追典刑皆謝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敢不拜賜比來雨暘不時饑饉薦臻家無儋石之儲人起流離之歎公乃集士民款諭之曰天災流行觸地則皆然苟去此而取彼跋涉險阻慘淒藩籬之下祇自苦耳何補於事竊嘗計之富家多殘剝聚斂以興怨貧民日削月朘多不粒會興怨則招憂不粒會則

羣起而自救盜賊之生發於肘腋可不畏耶且天道惡盈而好謙人知損有餘而補不足時乃天道當其物成收斂執券契以責其所有如探囊中物是謂以新易陳又舉倍稱之息得斂散之權成相養之道也計無便於此者有司將不疲而力役矣不怖而征呼矣不督而逋懸宿負矣人知復有生意皆羅拜曰生我者父母也今蒙一言活我於漂泊垂亾之中猶父母也忍棄樂土而逃父母乎將何所向而入矣其爲工匠當應遠役有不能自給者則出己財以津遣有嫠婦者始從眾轉徙流寓他鄉寂無音問者已四星紀及歸省其塋墓但見平田曠野不復隴樹則告於有司有司殊不加恤雖遣官屢詣其所終不得實其婦孤貧恨無以雪顛天而已抱屈累年幸公清直明敏婦復申訴公覽之得其冤狀下令期於所爭地引數騎直抵其處其老婦亦迷亾其邱冢之所在公乃取山川之形狀以其可葬地命丞徒運畚鍤出土壤約一丈二尺廣狹倍之因得其宅兆田主叩頭伏罪流血公命博邱種植樹林

周以垣牆而貸遣之橫山賊有號渠魁者久爲人患公曰賊寇爲
 人之患不爲不大良善遭寇之侵不爲不苦當力埽除以安良民
 於是分布弓兵潛匿於林谷閒出不意抵其巢穴一舉生擒之長
 徽係頸凱還以獻俘自是黨與散去境內晏然餘丁羨卒覲覬牒
 牘以干使令者皆叱逐而弗用潛奸隱慝浮沈遠近以肆毒螫者
 皆發摘而無餘豪宗俠族之家畏威而莫敢犯舞文弄法之吏率
 皆不能欺爲之屏息以至公府不時之速務非理強明之譴問人
 皆戰汗不知所措公獨從容以辨以別率歸諸正非胸中所養至
 大至剛者孰能如是哉公面目嚴冷未嘗以色假人望之儼然若
 神明然言語落落皆可法則尤便騎射武力絕人人信其明禮樂
 而敦詩書比之卻縠者可用之將□□虛語也凡聽訟必盡兩辭
 徐以理察之如得其□□□以本法人無怨言奸民猾吏皆斂手
 □之事□□□已訣觸誕維者往往矜憫責以改行□新以□□
 而不虛每歲冬月軍人以戎爲牧於郊□□□□□死者則強抑

地分以均陪民恆患之官□坐□□敢道至公卽不然乃慨然
 曰不惟侵掠我元□□今歲冬旱宿麥半死若縱令牧放則甚傷
 農□□□矢則國計何自而出乎因下令嚴行禁約仍□文□
 之主者其寨主雖羸暴武人聞風而服公之剛正乃戒其軍曰眞
 賢尉也不可犯之自是牧□不敢侵境民絕其害父老拳拳稱頌
 德美奔告於下走云勸課農桑使敏於樹藝安集疲氓使免於流
 亡明足以察奸慝義足以恤貧乏威足以憎強梁勇足以破梟賊
 禁斷浮丁之目削除逐波之名杜塞請託之門阻絕奸邪之路行
 一尉而眾善萃於躬於是萬口一辭而告之曰吾儕□□雖□頌
 而心記恐不足以傳子孫況愬然乎願立祠塑像紀功金石以傳
 不朽公旣聞正色讓之曰念□才識淺薄爲一尉職況遇連年旱
 嘆民幾失業蓋治有所失其過非鮮安敢將此政治以傳永久乎
 誠非□善實爲長惡卽榜禁罷去其縣境之民輳集歡□□愈嚴
 而莫之止□□□□□□□□□□□□□□□□□□□□□□□□

知而不傳非仁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况僕翦翦者何足以
則春秋聖人之旨也衰在焉竊嘗觀其味其餘瀝以詩大定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其詩曰

南山信美兮叢瑾瑜藜藿兮游且為國得士兮百無虞威
行草木兮肅方隅兮心我徒雄資燭物兮結襜褕歡呼溢路兮歌遠
入境兮晨達哺喚起老農兮溺與沮墾闢煙兮窮根株幾年冤忿兮
涉兮晨達哺喚起老農兮溺與沮墾闢煙兮窮根株幾年冤忿兮
兮旦攄冥冥腐兮於菟軒然一笑兮粹以俘兮不遑居風威迅激兮達
誠魁渠兮敢詐狙浮丁遠兮著芳譽安兮雲衢語
奴老兮俗兮易成於磨礪兮

黃寵錫兮垂千百祀兮永不枯

文登縣廟學碑

大定十二年

澄城縣志

郭長倩

文登在漢為不夜縣後併其地為牟平至高齊天統閒析牟平置
文登縣取地內文登山為名考諸傳記縣東二里有山故老相傳
秦始皇東巡狩召集土人登之因號為文登山後遂為縣名其地
雖僻左觀其命名之義則知文風藹然其來尚矣自秦以還歷漢
魏晉隋唐宋以迄於今士好經術俗尚禮讓班班有典刑在蓋由
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之所致也粵自宋慶歷中敕天下郡縣建
學俾歲貢士一由此出其後熙豐崇觀教養賓興之法備廟學之
興溢乎四海之外文登舊有學宮在邑城東南隅大觀初復增大
之規模宏敞為諸邑冠迄宋末齊初雖文物埽地而殿宇歸然仍
舊長倩為兒童時尚記從先生長者游於其閒不旋踵盜起城陷
學舍悉為煨燼兵革既息再至其地則鞠為園蔬過者永歎而已
距今四十年春秋釋奠薦裸無所權於縣廳事設位布茲如齋宮

望祭然閱累政莫克有作往往以簿書期會為急於俎豆之事藐然不暇顧省大定九年秋聊城李君大成作邑於此下車之初將告至於至聖文宣王而無祠宇莫謁迺喟然嘆曰學者真負於聖師也吾起於諸生當任是責敢復因循熟視而不為乎越明年政成訟理威惠兩立□□□□服一日語同僚及諸秀士曰釋老之徒各尊其師崇大其居道宮佛刹相望於天下今以萬室之邑文獻尚可徵而吾夫子廟倉無地吾徒服儒衣冠學聖人之道能無愧於緇黃今於縣治之東得高明之地將築宮其上諸君其相我眾皆稟命而退公於是首出圭俸募工鳩役市□材於西山盡榱椽梁棟之美又取南山之石琢以為柱為千百歲不朽計邑中之士爭相出力左右其事公每退倉即親督其役以之為殿為堂為齋為門庭階序各以次舉棟宇穹窿屹起於海濱山嶠之間袞服煌煌廟貌一新配食從祀之賢像設繪事煥然爭麗經始於庚寅歲秋落成於壬辰之三月華榜一揭萬目仰瞻皆歎令尹之材

能立事也於是縣之耆舊及新進以書抵京師求文於長倩將刻貞珉以記厥功長倩抑嘗聞之學校不修詩有子衿之刺欲毀鄉校傳載子產之譏文翁為蜀郡守以興學為先務仇覽為蒲亭長亦令民子弟就學皆知教化之本原也今李君學古入官天資秀逸又以忠信愷悌化行一方復能體朝廷尚文之意立學以勸邑人孜孜而不倦怠顧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使吾閭里秀傑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仰視黼黻俛見邊豆觀禮識古講先王之遺文洋洋乎弦誦不絕因之以射策決科自致青雲之上則李君之於吾邑其功利可勝記哉故樂為之書

登州志參石刻拓本

陸秉均

昔人有言曰像法之教既務恢張棟宇之規所宜壯麗真確論也蓋以天宮月殿諸佛之舍館寶室仁祠眾聖之居處安可忽哉然則入其門誦其書行其道者當如之何亦在乎弊則易之壞則修之而已夫能如是則青蓮妙相益顯其莊嚴小大之人無不瞻觀

而生喜也苟或弊而弗易壞而弗修則白毫金色浸鑠其光明人將睨而不視舉絕乎歸依之心也以此推之然後知彼所謂像法之教務於恢宏張大固宜上棟下宇既壯且麗者益不誣矣滕郡之西有村曰白了距郡城二十有五里卽其村之中以建寺焉其所建之始爰自於唐開元之二十一年舊名大聖院至聖朝大定四年賜以寺額名曰興國舊有正殿庖陋狹隘加之歲月淹久頽毀摧敗風雨不庇人不堪其顧者比邱圓義者俗姓藍本郡滕縣丁村人適主斯院遂乃生誠信心發宏誓願徹去舊縣別加改造經畫營度未嘗少怠既而築臺安礎架立梁柱雖羸有基地而全無倫次奈何志不及遂功不及成遽然去世其後有僧法號惠鐙者姓陳亦本郡滕縣禾市莊人乃藍公圓義之上足徒弟也曩於皇統二禩傳業於是院禮義公寺主爲師鐙之爲人資性謹厚博通經教堅持戒律有大過人者逮義公既沒之後亦住持是寺乃克念其先師之志相繼締構不廢前修每勤化導無所不至凡所

見聞諸善知識皆大歡喜爭相捨施成助建修以至財用不乏材木有餘於是乃戒匠氏斲削必精乃厲陶人剛柔得宜乃督工役興作有序至大定十年殿迄於成所歷踰二十載所費幾一千萬簷楹棟桷戶牖階除靡不雄偉堅固大哉殿乎輪焉奐焉上可以稱聖像之居下足以聳一方之視由是人人崇敬載瞻載仰自然降伏其心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不其美歟抑嘗謂事之創始固爲難矣而能成其終者尤不易得焉且毅然發憤開端營造者義之力也誠爲可尙然嗣續肯構確乎不變卒至於就緒者鐙之功也愈不可及予故謂難且不易渠不信夫殿成之日鐙公求爲之文以紀其本末故書而記之示於來者庶幾永知義鐙師徒之心也時大定十二年歲次壬辰十月二十五日記石刻拓本

齊東鎮行香院碑

吳格

陳留郡自朱梁建都之後井邑之繁甲於天下故佛刹梵宮金碧璀璨巍然棋布至於苾芻名德具大智慧爲時聞人者相望輩出

如行香院第一代建院祖師卽其人也師本受業於資福已而厭
居輦轂瓶錫東遊始以元豐己未至般陽屬邑之梁鄒經行趙巖
□周覽川原□視其泉甘土肥人淳俗厚乃喟然歎曰吾之東
來所歷多矣佳哉是鄉也吾敢舍諸乃結茅於郭外巽隅爲宴坐
之所於□誘化□心創建蘭若名曰行香蓋爲資福之下院也爾
後蘭省柄臣命以符檄從其署置至靖康丙午歲資福耆德萃而
謀曰趙巖之院□遼邈非吾曹目力之所能及苟非其人甯不
歎吾道耶盍選德業兼全可以接物利人者以處之僉曰惟孝協
可命之曰汝其往哉孝協固讓曰譎薄之材懼不克終承厥志眾
勉之曰夫浮圖氏雖宿桑無戀孤雲無依然爲佛法大事而往況
汝家□之壽張曩皆諸□之裔今之此行雖曰分憂宏道而汝獲
首邱故國不亦樂乎沉羅什先師東遊震旦尙不憚往汝其克肖
前人勉圖厥終□師悚然不敢復□涉遠辭翌日裹糧徑行□時
兵戈旁午跬步千里往來之人被其患協師視之怡然弗顧以誠

格物以德服人宵征尋食踐履豺虎了然不畏或箠瓢屢空而諷
誦日□凡月而始至區別綱目事皆有序因置長生講以訓學人
聽者自遠而至屬當擾攘強暴相陵民不聊生鮮獲安處惟師之
院□不犯人以爲德感所致繼以撫定之後村落蕭然粟食至
四萬錢比屋艱食而師之清眾資用不乏沛然豐足自是學者雲
集冠於一方□昌更易井邑之號進福山鎮亦改齊東之名於
今稱焉而協師素有人倫風鑒於鎮□南黃邱保得善士曰張
惠齊一見□疇昔言論之際針芥相投稔識以爲法器齊亦恨得
師之晚旣而事無巨細一切□之睥睨談笑□游而辨一時徒眾
無能出其右者協師欲俾嗣承其院而未有以處之但夙夜勉令
以進道爲務似若有待至大定二載以邊戍未靖□勤戎□而兆
民方□隆之弊天子不忍復取於民乃詔有司凡天下之都邑
山川若寺若院而名籍未正額非舊賜者悉許佐助縣官皆得錫
以新命及四眾之人願祝髮求度者亦如之協師聞之喜而不寐

謂其徒曰二者之美得遂予志佛其佑我□自□往□無□
矣昔者吾師東來聿宅此土草衣菲會積微成著始建是院於今
八十餘載矣而名額未彰未嘗不慊於予懷也吾□□暮□□
□□□繼者今惠齊雖年幾耳順而性識明達它日當有大過
人者興建吾道捨斯人尙誰語哉今日之利吾其敢後乎於是盡
捨所□□化□人□數歸資於公府乃以是年之十月度惠齊
爲僧越明年八月始獲賜額仍其故號六年四月協師示滅惠齊
嗣其世感協師付託之重精勤竭力不舍晝夜而經營焉乃創建
正殿五□椽桷翬飛丹雘炳煥殆若天造地設又糾化千眾共塑
三世諸佛等凡九像置於殿中以成莊嚴法宇僧舍廚庫之屬皆
重新之供施雲集羨餘委積仍開講席未嘗少輟前後飯僧五萬
餘斯皆人所罕及者先是惠齊未受其時已能調伏攝護其心如
古所謂善知識者視物如己了無異想嘗於本鎮地藏院刻繪慈
氏地藏之像及左右威儀靡不備具分列三室又以觀音院陶瓦

未布爰命匠氏鱗次櫛比覆仰成列寶珠□植鯨鷗對峙以待風
雨無愧前聞仍推其餘力施於淄鄉鎮之羅漢院大殿二所亦一
新之曾不以彼此異念亦今時常情之所難也又度門人□□倘
非秉心不回挺志勇猛爲一方之信嚮是足以警動流俗化服暴
悍又安能興崇修建不日告成爲後來無窮之美哉夫天下之事
成之者非難繼之不墜者爲難繼之不墜者非難而能增大前修
者爲尤難也又況空門戒潔之人無權勢之貴無資儲之富能使
喜捨樂施銖積寸累如微塵而增巨嶽如點水而益大海能成崇
高宏深者非大德業可以格物疇克能臻於此耶求其致之迹
殆不可見苟不銘之金石以示後來則金側易地之始跋提構堂
之因年祀寢遠不復可考予世家齊右故得茲事爲甚詳因故人
呂君屢以爲請乃□□紀其始末不復以固陋辭仍刻賜額冠於
碑首蓋以尊君命也庶使後人無怠而忽諸時大定十三年六月
旦日朝列大夫充嵐州觀察判官騎都尉延陵縣開國男會邑三

百戶賜紫金魚袋吳格謹記

石刻拓本

平陰縣清涼院碑

王去非

大定歲次壬午天下治平四民安居平陰城西十數里閒人各就
 己業為田廬到處成聚落依山瀕河無慮數百家而去寺院稍遠
 其中欲歸依三寶以植福田者雖有精進之心不能無所憚也於
 是戒師和尚因眾心所欲增修是院及遵依先降聖旨指揮書填
 名額復承耆老王太口義等再三之請遂住持焉由是開闢舊址
 別創新規具畚插而興土功召良匠而度材用填窪下為爽塏之
 地恢狹陋為壯麗之居其所創屋宇講堂等舍與大廚庫等室甚
 眾兼所成聖像除古佛堂鐵像釋迦羅漢二堂外又添塑聖像上
 地觀音共三十餘尊兼鑄鐘磬等事費用不貲四時起講席齋僧
 眾每日食口常不下數十人成就如是勝緣雖戒師福慧所致亦
 諸善知識贊助之力也戒師俗姓宗氏法名惠潤世為本縣鸞萬
 村人自十三歲出家投陶山幽棲寺禮僧廣初為師年二十祝髮

為僧遍歷法會聽學既成至二十五歲傳持大戒及講說經論啟
 迪羣迷剃度弟子六人曰定雲曰定寶曰定成曰定悟曰定瓊曰
 定欽俱肯勤修梵行共扶教門悔塵勞於昔時樂清靜於今日蓋
 欲拔有憑之身超無量之劫也彼受檀越供養不修福慧飽食而
 嬉晝夜以無為者豈可與此同年而語哉余嘉其師資相得協心
 戮力共成佛事故樂為之記云大定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前進士
 王去非撰 石刻拓本

博州重修廟學碑 大定二十一年

王去非

夫有國家者欲成長久之業建不拔之基莫大乎厚風俗厚風俗
 之道莫大乎興學校蓋學校者教化所由出也孟子曰夏曰校殷
 曰序周曰庠皆所以明人倫也此之謂矣昔孔子欲行是道而不
 得其時乃修六經以詔後人孔子既沒之後雖復楊墨於戰國火
 於秦佛老於晉宋齊梁然其道揭日月卒使天下尊之以為先聖
 自京師至郡縣咸立廟學春秋釋奠與社稷通祀之至今不能易

者何耶蓋自暴秦之後二千有餘歲其間願治之君有能尊夫子而行其道者效著於當年澤流於後裔故也略以近古治化最隆者明之漢唐之興莫不以敦尚經術開設學校爲先務而繼體承流者復能守而不失閒得人如文翁常哀由是漢唐之風忠信廉恥庶幾三代及其季也先吏治而後德教政令因而失敘水旱緣以爲災是時雖有外陵內侮之虞而國祚猶能綿綿不絕至於三四百年之久者豈非人被先王之德情止乎禮義之效與卽是以觀則崇學校以宣教化有國者不可緩也本朝興太學於京師設祭酒司業博士之員以作新材又興天下府學州縣許以公府泉修治文宣王廟舊有贈學田產經兵火沒縣官者亦復給於學此國家崇儒重道之意也州縣能體是意而奉行之不無其人而能如王公所居必興學見諸生以爲政先出於中心之誠者幾何人哉公由太子司經來倅博州兼提舉廟學事既下車謁宣聖廟是時爲大成殿始新而未完餘屋皆敝塑像置平地上中公因諸

生侍坐而問其故有對者曰始徐大夫興崇廟學置贍學之資逮兵火廟學爲灰燼天眷閒趙大夫爲學官以此地創建幾於苟完今敝若此適太守完顏國公欲修崇之旣口新大成殿俄去郡厥功是用弗集公聞而歎曰今不嗣續其功蓋非體上意而昭吾道也於是確乎爲己任爲己任必欲凡所謂廟學者無一不具焉乃請於州賴太守金吾劉公賢明樂善欣從其請於是正其地而垣之廣袤伍畝有奇鳩材募工自大成殿始塗墍潤色役不踰時而制作粲然宣聖之貌則取乎闕里之像顏孟之容則法乎秘閣之本皆作藻井華蓋以莊嚴之升堂之像自袞而下繪壁之像自鷺而下皆循其禮制而飾之其贊則有唐名臣之文講堂雖仍舊增櫺以廣其制使寬而有容儀門復改作增土以高其基使翼然其正從祀畫像之廡經籍祭器之庫肄業之館庖廚之室高下相對凡四十楹皆創建而一新之壯麗宏敞合禮應圖以至階序之布列垣墉之環繞水竇之潛治花木之栽植一一如式計其費無慮

五百萬皆瞻學之贏也原公之意以為苟不如是徒有修學之名耳自非知教化之原惟在於學者其誰能之昔漢之文翁為蜀郡守乃選明敏有材者親自飭厲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飾行者與俱吏民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比齊魯於時人材有至郡守刺史者唐之常袞由宰相出福建觀察使治臨於粵至為設鄉校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俗一變貢士於內州等於時歐陽詹獨秀出學既成舉進士登第與韓退之輩同中選謂之龍虎榜今王公東漢彥方之苗裔家聲赫奕文采風流則與文翁常袞不相上下若乃勸學則加於二人一等矣若二人止能待士以禮王公又能課諸生以文獎其勤以勵其游尙其能以勉其未至其肯承口講指畫為文者皆有法度可觀推此則過於二人為不佞博關號為上州從來服儒冠道先王語登科者舉不乏人今又化王公之德將見豪傑之士應時所選比肩繼踵而出豈如蜀粵止稱文常所得人材而已哉去非耄矣無能為

也郡庠諸君屬之作記去非既嘉王公之興學又感諸君之知待不敢以鄙拙辭去非曰自徐公之守是邦當宋元豐戊午距聖朝大定辛丑蓋百有餘年矣歷官者不為不多能推至誠興崇廟學者不可一一數是知漢唐之治數百年史稱文翁常袞興學校移風俗其美為二人所專為不妄噫王公方宣天子崇儒重道之德意學者方嚮王公之化風俗將益厚矣博人何其幸哉公名遵古字元仲好學守道天下目為遼東夫子其為政也緣飾以儒雅故所口稱治云石陝王去非記山左金石志

廟學碑陰 大定二十一年 王遵古

博州廟學厥惟舊哉宋元豐間徐公爽以己俸置廟學房廊施於學以贍學者厥後值宋季兵火廟學被燬學之故基因擾攘閒保聚為縣署所占今聊城縣廡是也聖朝天眷閒學正祁彪始謀指射舊都監廡基以議興建學錄尙戢輔之適趙公慤來為教授公與正錄戮力規畫以贍學之資郡人之施建版堂三閒兩廡十六

開儀門二開門樓一開又塑宣聖顏孟三像既成郎中甄公格宅
有舊十哲像施於學又繪七十二賢像於兩廡亦可謂之苟完矣
後十餘年防判趙紹祖與學正成奉世創蓋講堂三開至大定甲
午歲防判馮子翼為釋奠行禮之隘以作新大殿請於州方委正
錄摺紳路應辰以贍學錢市材木築基址會太守完顏國公允節
來守是邦知書生當此重任力不能勝乃假以力功未及成移守
於清此數君子有權與庠序者有分祿養資者有富貴而好禮者
宜專其美為不朽之傳而廣道諸儒歸功於僕蓋欲使後來者用
心益勤將有大於是者遵古惟墮成是懼故孜孜然卒其事安敢
有其功哉若夫教化流行風俗移易人識廉隅國興仁讓然後語
其成功不負數君子之志僕亦以此仰望於後來者焉熊岳王遵
古記 山左金石志

重修巖巖亭碑 大定二十年

姚建榮

夫觀游大率有二或嗜之以快佚樂無窮之心或託之以寓趣邁

有用之意快心者未免損於人人避損則憚隨之寓意者必將益
於民望益則欣奉之賢不賢之分損益而已也泰山巖巖魯邦
所瞻卽山之陽距軍城三里有觀曰岱嶽觀之東凌危跨險百步
而近有亭曰巖巖舊矣正隆之季盜賊蠡起附近者剽取戰具之
材遽毀去焉大定十有九禩岱祠告災明天子恤神無居亟為具
復疇咨可屬者廟堂念以徐公為能上俞所舉俾之就守是邦公
下車後政通人和越明年廟功鳩僝規模宏麗倍百於昔其餘廢
者具興仆者畢振或有一遺朝夕思念懷如也因訪所謂巖巖亭
故跡委知觀道士田信言新之道士既聞命於是傭夫召匠指畫
經構伐惡木薙臭草基甃柱礎壁石簷雲畢能事於浹旬閒虛深
亢爽不戶不牖豁然上視泰山尊嚴廣固垂藍散岱於莽蒼之閒
左右諸山峯巒繚繞不召而俱至卻足延望則幽畦曲徑樵擔僧
錫去住斷續歷歷可指數至於數百里之景髣髴溟濛杳靄外舉
目盡得憩而坐怠而臥則快哉之風緣阿而來飄忽而升降徜徉

不絕西谿之泉噴霜噴雪涇涇然鏘環珮聲其清涼淋灑雖三伏際不知蘊隆蟲蟲者為炎酷也凡客游觀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乎既成適以重五日公率僚吏酒餽茶果以落之建榮以徐公檄獲預坐末因語道士曰今之境界向之境界也何物像變換不同如此山葩野卉紅妝紫潤奇石森然爭出而效伎乃前日蒼煙白露之荆棘也高蓂巨桷翬飛榮映雲容月景浮光而上下乃前日頽垣壞址之荒墟也佳辰令節州人士女嘯歌絃管乃前日風雨晦冥鷗鳥之乖音也今其美哉大為君子之壯觀偶然耶抑有時耶不然何以一廢二十年而不早謀振起之乎

山志

積仁侯昭佑廟碑

麻秉彝

夫山林川澤各有神靈所主其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舉而祀之禮也是以大則岳鎮海瀆國家祭之小則邱陵谿谷郡邑祭之河中府虞鄉縣中條在其境乃禹貢所謂雷首山也縣之東南八里

吳閻村有鳳翅山乃中條之別岫俗謂之盤石崖峻拔特起不與他山為偶望之若孤鳳舉翼因此得名東接王官林巒花竹數里不斷貽溪浪浪瀉出乎綠陰紅影之閒山之麓有積仁侯昭佑廟謹按舊時圖牒所傳前宋元符元年吳閻村山鳴如雷經月不息村民大恐莫知所措時有方士任生謂里人曰此華神君之降靈也遂相與立祀而事之山鳴遂止千里之內或有雨暘愆期吏民禱之應如影響以此推之可謂有德於民矣崇甯中宦官皇城使榮州團練使王仲干被命修復鹽池親詣祈禱累獲感應特為奏請以答神休至大觀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準敕賜廟額曰昭佑廟至二年十二月四日奉詔命封神曰積仁侯以此推之可謂有功於國矣自是厥後河中屬縣及解梁諸邑每遇清明日士民雲集割牲醢酒以享以祀鼓樂喧喧聲聞數里當是時也桃李爭春縞夜炫晝垂楊芳草俯仰青青衣冠羅綺來往其閒酌酒臨流行歌映竹雲開巖岫翠出花梢美景樂事斯為之極歲歲崇奉於今不

絕大定乙丑馮翊高公來宰是邑下車之後政平訟息百廢俱興以暇日拉簿尉楊公同謁是廟觀其殿宇壯麗門廡幽深危峯直其前流水環其中碧梧翠柏接葉交陰相與歎曰神之宅此福我黎民兼承前宋制命特賜廟額侯爵不其躋歟而無片石以紀靈異誠為闕典道士蘇道常住持是廟有年矣洒掃焚修初終如一聞令尹之言曰久有此心敬聞命矣請以一人錄其事將刻之石僕之所居廟鄰舍義不可辭故書其神之始與夫建廟封賜年月次序云

虞鄉縣志

以上原列卷六十九

鄧州創建宣聖廟碑

正大七年

趙秉文

三代而上兵農為一致三代而下文武為兩途在昔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孔子相魯齊人歸疆古者用師必受成於學其在詩曰在泮獻馘此其效也自秦壞井田而兵農始分戰國縱橫而文武為二降周迄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以六藝為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載唐虞三代之

道眾流之所從出而儒為之源也聖人得其全諸子得其偏後世偏聽曲說沿其流而忘其源用其偏不得其全繇是歷代治蹟常出於一切之政而不知本於聖學之傳無復治古氣象者良以此也皇朝有天下百有餘年東漸於海西極於洮會北距京師五千餘里而遠南界襄鄧鄧為重鎮兵興以來又以師臣分統或兼領之繇是鉅公偉望相繼接武而邊備未撤其於興學彰化蓋有意而未暇也今節度使行元帥移刺金紫公之典是州也以詩書之胄總熊虎之任下車之日百廢具舉歲在乙丑春莫謁於廟顧視祠宇頽廢公用惕然曰古之時治出於一有武事必有文備今軍政修理而宣聖廟廷以兵火之餘鞠為園蔬姑寓於蕭公之祠奠謁無所甚非所以尊師而重道也迺諏於里之父老洎在學之諸生僉謂東南爽塏文明之地故廟遺址存焉因謀之左右執事者即而新之乃俾經歷房維楨知事大誌提控劉天山董其役劉君即故右丞公之孫智思明達殊有鳳毛修唐鄧二城守備樓堞尤

爲有法以是委之而動與公合弗亟弗徐役不告勞而功已成凡
爲殿八筵賢廊三十楹講道之堂肄業之齋前三其門暨廚庫窗
闔色色嚴備會將告成鄧之士子有游梁者以公之才之德之劭
而又創此美事其意以爲鄧封密邇江漢未沾聖教而學舍荒蕪
甚非開闡風化之實仰助聖朝修文來遠之意也以告秉文曰郡
有賢帥如此美而不章亦士大夫之責也請爲文以記其事且以
啟西南士子之良心乃書而告之曰自功利之說興入仕者以簿
書獄訟爲聽斷之計而不知正誼明道之實爲士者以絺章繪句
爲進取之階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子亦嘗聞聖學之傳乎人皆
有良心與聖賢同其所以喪其良心者利欲蔽之耳是心一萌則
與物睽隔貴我而賤彼喪己以逐物由是趣世苟合旣得患失無
所不至矣若夫君子則不然得志則行其道不得志則閉門守道
甯可凍餓死終不以一身易一囚之命況其大者乎此吾先聖先
師之所傳而後學之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且系之銘曰

治出一源道喪而歧士不知兵武臣用奇最爾小醜以殺爲嬉積
骨成山醜血成池腥聞於上帝恫之命吾聖人一箠笞之矯矯
虎臣莫是南土綸巾綬帶折衝樽俎在昔平吳侯牧侯羊亦以范
公出鎮南陽鄧人所瞻轟轟其直肅肅其嚴邦人熙矣邦風移矣
曾是南鄙化爲闕里聲教所漸爰暨朔南朔南格被來獻其琛正
大七年四月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同修國史趙秉文撰

府志

重建鄆國夫人殿碑

大定十九年

党懷英

先聖之夫人曰升官氏子孫祠於寢宮舊矣宋祥符初旣封鄆國
始增大其殿像宋末燬焉國家皇統九年始以公錢修復正殿後
八年又營兩廡而積羨錢二百萬將以爲鄆國殿之用而未給也
大定間天子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遺湮興廢墜曠然
欲以文治太平襲封公總躍然喜曰祖庭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
之規模白有司而有司吝於出納乃更破廣爲狹剗崇爲卑由是

才得故時羨錢為殿費龔封公蹴然曰是規模者豈能稱前殿為
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為職顧不得以專達雖然我其可
不力乃與族祖端修親率廟丁載斤斧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巖
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貞松中椽椽者以千數又與族兄播
市材於費於丞凡焚櫨栱桷之屬皆取足焉會祖林大槐數十
且皆櫛死適可為楹棟之用而二百萬者止足以充瓦甍聖猷與
夫梓匠傭直而已時劉公璋為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倪為
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龔封公得以盡其力越十
九年冬殿成奉安之日士庶咸會願首聚觀邦人族戚更贊迭助
父老嗟歎至或感泣以為復見太平之舉也於是龔封公以書走
京師屬懷英為之記懷英懶惰多故未暇作也居逾年龔封公被
召至闕下未幾得以舊爵宰鄉邑將歸固索鄙文則序其修殿本
末而為之說曰嗚呼聖人之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
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

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吾夫子出著述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
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為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
則所謂作合聖靈者其奉事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
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為教然貪得而畏死者奔
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賦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侈靡
僭越制度耗蠹齊民有司者不以禁而吾夫子之宮教化所從出
而有司乃以為不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
何其難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不患其不崇吾獨
患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殿之役有以發是言也君
歸其並刻之庶幾貪畏而惑於異端者知所復焉二十一年春正
月十有二日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充國史院編修
官武騎尉賜緋魚袋党懷英記祖庭廣記

禮部令史題名碑

大定十八年

党懷英

初大定乙酉歲既刻題名為諸部倡猶以不能備紀始末為未足

至崔君穎士迺更刻石悉書鄉里官品與夫人部及出職歲月所以示君子仕進之難持已既廉從事既勤而又積日累久無簿書文墨之失然後可以有立非徒紀姓名銜階秩而已也夫仕宦窮達固繫時□□在於自爲者何如前刻謂今之貴顯□□此出如諸君奚患不榮更在審其所以自爲者勉之戊戌秋八月三日儒林郎國史院編修官武騎尉賜緋魚袋党懷英記

重修天封寺碑

大定二十四年

党懷英

泰安東南三十里得故廢縣曰古博城在唐爲乾封宋開寶開移治嶽祠下居民從之而縣廢焉城西南隅有寺號郭頭地故沮濕諸僧乘其閑曠而遷之今地祥符有事泰山更以天封爲額季末喪亂毀撤蕩然僅存其殿像皇朝既定山東寺僧曰道先始還其下結茅數楹以奉香火掃除而修舊起廢之力未給也皇統賜度而先之徒受具者凡七人其名法越者則先之上足也先既老迺以寺事付越主之越幼樂事佛父母不能奪聽其出家能攻苦倉

淡以莊嚴作佛事衣盂之資一錢無所蓄自其師時日營月葺積所得材以爲講堂爲僧舍爲廚庫與夫夏臘朝夕器用之宜有者悉備既又以前殿規模故狹不足以稱迺更度爲高廣盡撤其舊并與像設皆新之越既以淳質精苦爲鄉鄰信嚮凡杖錫所至靡皆爲檀壤章鉅材無不樂施有貲者助財有力者致功更捨所有不遠而至者相屬也於是回簷四合不日崇起落成口明年越屬余婦翁石震抵書京師求文以爲記余昔家徂徠之下而游於所謂天封者舊矣蓋嘗下第歸過而託宿焉醉臥僧榻上夜半若有入掖余者三且言曰前路通矣何爲醉且眠殆夢而非夢也寤而甚異之是時獨一老僧宿東廡下詰旦告以其故老僧笑曰是伽藍神也異時神甚靈寺之僧童有不力者神必以疾痛苦之至悔謝迺已閒亦警人以來事子其或者爲神警乎審如神子固非久滯者行矣勉之余亦漠然未之信也其後余登科第始記神言有徵欲書其事於石以答神意蓋久而不果今幸得以附見於記其

尚何辭故書以遺之又并告之曰凡有爲之法其廢興成壞固自有數然其興而成之則必在人今越之於茲緣用心既專致力既勤故能廢者復興而壞者復成蓋專則一勤則精精一而可以入道況其餘乎誠進而不已其於道未可量也後之人能如是之專且勤守其已成而無使弊壞則善矣不然其不爲神所苦者幸焉況其道乎嗚呼佛之所以爲佛亦曰精進而已哉殿之役始於大定十七年夏而成於十八年之秋像之工則復七年而後畢焉助緣口力者鄉人李元王桐王法景云越族徐氏蓋其里人也二十四年冬十有一月初三日記

石刻拓本

魯兩先生祠碑

党懷英

魯兩先生曰孫明復石守道氏宋祥符天聖間以仁義忠孝之道發於文章爲諸儒倡當世大儒如文忠歐陽公文正王公皆尊禮之故其沒也歐陽公爲誌其墓蓋比之孟軻韓愈之流其羽翼聖經立朝行己治行終始偉如也初兩先生築室泰山下以爲學館

屬大關嶽祠壻基甫迫乃北徙山麓而以舊館爲柏林地歲分施錢爲養士之費學者至今賴之而鄉人指以爲上書院者則其所徙地也大定閒嶽祠火越明年有詔營建乃命更新廟學已而諸生相與言曰昔兩先生宦學汶上汶學祀之不忘吾儕居其鄉會其德乃可遂已乎於是兩先生諸孫聞其言更出所有作爲祠堂於大門之左以成學者之意石先生之孫震使其姪翊走京師屬其門壻党懷英書其本末將刻諸石懷英曰兩先生之道垂於後世炳如日星奚患無傳雖然有一言焉方孫先生以春秋之學教於魯石先生蓋師事之時給事孔公道輔聞其名自兗來謁孫先生既出應客而石先生執杖屨侍其左右升降拜伏皆扶之其往謝也亦然繇是魯人始識師弟子之禮士風爲之一變近世士尙剽竊以從師親友爲恥忠厚之道不著久矣國家尊經養士將使人人爲鄒魯固當師承鴻碩因文以入道德之奧而後游兩先生祠下而會其餘庇可以無愧矣

泰安州志

棣州重修廟學碑 明昌六年

党懷英

郡縣有學所以講道藝養人材美風化也士知從事於學則必探
 討六經而游意於道德仁義之際資之深固可以師表天下後世
 撫其華猶足以立身榮親而庇宗族自先達而勸後來由一士而
 警一鄉漸染浸釀久而成風鄙薄消而禮讓興焉此三代之政承
 流宣化者所當勉也而世之喜功利要近效者方以刑名錢穀為
 務顧教化為不急是以州縣學校多就隳敝棣州州署東南為宣
 聖廟即殿之後為橫舍制度嚴邃舊冠他州土木之工積歲敲傾
 上漏旁穿不庇風雨州人學子相與歎息久矣有客宦梁其姓彥
 珪其名者來自黃龍樂州之風土而家焉為人倜儻尚義士大夫
 喜稱道之其子棟肄業學館有場屋聲一日謂棟曰茲地不葺日
 甚一日弊極則新理之必至雖然吾老矣恐不及見異時營繕役
 興爾當以三十萬為助明昌三年大中大夫郭公安民由禮部侍
 郎出守是州慨然有修舊起廢之意召匠計之費當二百萬乃以

文移計府而有司之吝七分其數而纔得其一方復經度會有移
 鎮之命越明年嘉議大夫石公玠實始繼來亦既奠謁裴裒觀覽
 顧詢諸生思舉前作獨念所得不足以給用棟因進前告以其先
 遺命復有郡人榮昺好事而樂施予頃因調濟嘗授恩級聞風欣
 然願同棟數既又厭次進士曰李甫亦以錢幣為助副以梁棟眾
 材值百千公聞之喜曰可矣然不得才而通廉而幹者不可以倚
 辦乃委教授王樞司候李鯤同領斯役樞既長於規畫鯤亦勤恪
 不怠而公復以威重鎮之凡有咨稟即為躊酢於是匠夫獻技役
 夫効勞不靡不訶眾事具舉崇殿基之庠增臺門之高兩廡加其
 楹中門宏其構講堂齋舍相繼皆作至於捏素圖畫之象窗牖欄
 楯之制髹漆丹堊之飾朽鏤鉅砌之工無不各盡其巧莫祭諸器
 朽腐無幾一一更新之初功既興總度所費而公私所得猶不能
 以半餘所不足棟與昺皆予之於是二君所輸前後各至百萬蓋
 經始於五年春三月而畢功於是年季秋落成之日士庶耆老感

歎相賀以謂壯麗嚴敞視舊有加焉六年春棟來京師屬其鄉先生太常博士姚君建榮求鄙文以為記蓋嘗謂事物興廢固係於時而其成功實存乎人方今天下承平聖上垂意儒術禮樂之興宜在今日然非得郡守賢明僚屬廉幹能體上意與夫嚮風好誼之士相與贊成安能成之之亟如此哉余聞樞之祖文正沂公嘗買田以予鄆學歲久多為田畔侵冒石公貳漕東平之日皆理而歸之學諸生至今德之由是有以知石公有力於學校蓋其素也余既高二守相繼知承流宣化之本兩從事之能承公命數君子之贊助有成復嘉棟之有終始也乃敘其詳實而書之不自陋其繁焉明昌六年二月七日記

山左金石志

十方靈巖寺碑

明昌七年

党懷英

昔人相傳以為希有如來於此成道今靈巖是其處口後魏正炎初有梵僧曰法定杖錫而至經營基構始建道場定之至也蓋有青蛇前導兩虎負經四眾驚異檀施雲集於是空崖絕谷化為寶坊歷隋至宋土木丹繪之功日增月葺莊嚴為天下之冠四方禮謁委金帛以祈福者歲無慮千萬人佛事口興而居者益眾分而為院者凡卅有六趣向既異遂生分別主僧承義律行孤介以接物應務為勞力辭寺事時開封僧行口方以圓覺密理講示後學眾其推舉可以住持乃更命詳實來代義仍改甲乙以居十方之眾實熙甯庚戌歲也越三年口口仰天元公禪師以雲門之宗始來唱道自是禪學興行叢林改觀是為靈巖初祖爾後法席或虛則請名德以主之不專口宗暨今琛公禪師廿代矣其傳則臨濟裔也師至之日屬山門魔起規奪寺田四垣之外皆為魔境大眾不安其居師為道力猛卒以道力摧伏羣魔山門之舊一旦還復眾遂安焉師以書屬懷英曰吾寺之名著於諸方舊矣繇希有

至於定公則不計其歲月繇定至於今幾七百年中更衰寂歷
朝刊紀斷泐磨滅蕩然無餘而佛祖之因地建置之本末與夫禪
律之改口口派之承傳後來者鮮或知之口無以起信心鎮魔事
雖然佛法堅固與虛空等而魔者如浮雲浮雲彈指變滅而虛空
無有口盡何憂乎魔事惟是著述銘勒佛事門中舊所不廢子無
以有為譙我幸為我一言余報之曰諾已乃敘師之所欲言者書
以遺之若夫山川光怪靈蹟示現山中老宿皆能指其所而詳之
此不復道也明昌七年秋九月十有九日記石刻拓本

谷山寺碑 泰和元年

党懷英

佛法自西方來天下名山勝境化為道場興廢因緣自有時運嘗
讀元魏高僧傳得僧意勝蹟之祥而異之意之寂也以天帝之召
及期遂行此其餘緣當有復興之日矣泰山南嚮而東驚繇東迤
北曰大小峴其下曰天津河環地百有餘頃山勢四圍蓋漢之明
堂在山之東北址此其地也道左二里許耕墾之餘瓦礫被之與

沈存中之說高麗制度瓦皆有紋者合又西北行六七里山光叢
叢高下隱見一峯巖然秀拔而下園曰谷山也沿澗少北今寺基
矣嘗有獵人行獵蓮花峯側遇羅漢像而終日無所獲每遇之必
然獵夫怒積薪將焚之明日遷坐於高險薪燎不可及獵夫愕而
悔謝是夕山下老穉三四同夢異僧久隱蓮花峯有獵者之厄或
問為誰蓋曰意云耆老十餘輩更相誘率凡一再行當石掩奧處
果訪得之乃扶輿而下至今所忽重不可動而峯嶺重複掩抱不
興寺場眾悟遂止焉粵自兵亂荒山重澤殘擾殆遍廢置始末不
可詳究惟土人名之曰佛谷者舊矣蓋意之逝也有靈感之異土
人以是命名繼有僧善甯遠涉荒梗首至谷山舊址破屋廢圯而
已獨山色如舊出沒起伏益遠而益秀善甯獨喜雅契宿心於是
日趨山下勾菽粟攜火具結茅而休焉往來山坂無難色暇日畚
築谿澗勤苦作勞而無怠意短褐芒屨從事如初自是澗隈山脅
稍可種藝植栗數千株迨於今充歲用焉齋粥所須日益辨具凡

卅餘年則谷山初祖也天眷二年四月間詣官言寺之舊地東至於黑山分水嶺南至於恩谷嶺西至於張遠寨稍北至於返倒山嶺有司可其請其後僧法朗繼之鋤理荒險不避寒暑經營成就復卅餘年則谷山第二祖矣今崇公寺緣契合四方有識翕然歸向工役趨作日盈百數殿基琢石高踰數丈若是者三四焉綵塑圖飾不與也州城之東隅曰柴水院惟許存上院積貯之物其餘住持攝度申理徒弟皆不許也崇公經畫作勞能繼二祖此寺當興時矣蓋意之去來也皆異則其成也必閎其久也必振今谷山寺尚仍舊名計其歲月蓋七百有餘歲矣是復興之數云嗚呼異哉泰和元年五月九日記泰安縣志

新補塑釋迦佛舊像碑

泰和六年

党懷英

百有餘閒因賜額□□□前有司奉旨相其虛敞可建□□備□
 為嶽祠奧區□僧□□□□中不捨一法蓋淡泊虛靜□舊

構經營崛起盈丈□□計其規模或以不勝其任於□□循因其
 舊址縮大就小建□齋供堂位而外隔隍城東北□□近積□相
 逼道侶患之以□三宮空洞之天圖籍所載□□由是釋迦佛像
 主伴凡五位並遷置於賜書閣之廢基跣露□□無復生敬有鄉老
 曰趙璠攝心歸善一念適然不入諸相復白□幸獲輕安仰佛開
 閔洗□隱障於是紋篋鏤砌瑤座華鬘倍已施無慮千數曾不假
 人眾僧贊其發心歸向見索以□□英力因緣自有成壞何乃遠
 躅百歲正殿空閑曠日滋久今始□□抑病者輕安有待於□□
 歟□眾舉手作禮曰唯然善哉泰和六年四月十四日石刻拓本
以上原列

卷七十

金文最卷三十五

金文最卷三十六目錄

碑

益都縣重修東岳行宮碑	大定十年	王大任
涿州重修漢昭烈帝廟碑	承安二年	王庭筠
四禪寺碑	大定十二年	失名
薊州玉田縣永濟務大天宮寺碑	大定十二年	趙中孚
重修白馬寺釋迦舍利塔碑	大定十五年	李中孚
晉先軫廟碑	大定十五年	趙揚
御題寺重建唐德宗詩碑	大定十八年	許安仁
章邱縣重修宣聖廟碑	大定十六年	姜國器
重修宣聖廟碑陰	大定十八年	尹莘
凝真大師成道碑	大定十六年	王鎬
重修法雲寺碑	大定十七年	張莘夫
郵城縣正覺禪院碑	大定十七年	尹仲
以上原列卷七十一		

和順縣令馬公德政碑 大定十九年

重修漢太史公墓碑 嚴坦

濟源縣勸建石橋碑 趙振

涿州重修文宣王廟碑 王藏器

重修中嶽廟碑 黃久約

保德州重修城壁創開西門碑 李晏

長子縣令烏公德政碑 劉丙

以上原列卷七十二

金文最卷三十六

碑

昭文張金吾月香輯

益都縣重修東岳行宮碑 王大任

余嘗聞人賴神所祐神依人而行人不賴神福從何來神不口人
主將孰為故孔子聖人以敬神而謂之智夏氏末世以慢神而速
厥辜由是言之則知神明之尊可敬而不可慢也敬神者何不過
乎新其殿宇嚴其廟貌奉其香火而已若殿宇弗存則廟貌弗能
立廟貌弗立則香火之奉無所歸也今夫東岳天之孫物之始宗
五岳長百神職司人命而生之死之鑒察人為而禍之福之故凡
戴天履地含齒戴髮者敢不敬乎昔自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道
廢霸圖興迺及於茲不啻百萬載有國有家者莫不立廟立像
而崇奉之或遣使降香或祝辭詔告或講登封之事或修望秩之
儀所行之禮雖殊敬神之心一也本府舊有東岳行宮以其薦經

兵革埽地無餘所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也良可悲夫然而事物之理興廢無常神明之居安能歷久而絕滅之是以灰燼未冷輒復修而崇新之其創建者乃醫學閭宗也斯人輕財好施素有敬神之心適因城破迹陷驅虜干戈之下砧鼎之口心常戰慄恐不免爲他鄉之鬼耳乃以手加額仰天而祝曰口身若得生還願修口口大殿忽一日所部之長釋而遣之彼既遂願乃能不負初心輒爲倡率經營締構內罄已資外求眾助歲籥未更口茲大殿時則有邦人張立者每恨生不遇時口口喪亂遂發洪願值有善事願畢力爲之觀此興造欣然就役力不憚勞功不計直朝夕於斯至終乃已歲在戊口知府元帥王君來殿是邦寬明果斷吏民畏愛盜賊止息臨蒞之餘樂於爲善謹於奉神每遇旦望禮謁諸廟因至口口軒陛之前目其影殿未就宮寢露淺遂鳩工聚材經之營之兢兢大廈不日成之斯足使神居清肅愈顯其尊崇也噫青社一方自上而下崇敬神明協力興修口口勝計耶今余所稱者

但取其爲最者爾余以謂凡爲善事非難亦非易顧時勢之如何口若夫天朝太平四海治一風雨調順斲就瓊樓玉殿構成貝闕珠宮亦不足多也今則瓦區口口戎馬口口帑藏空虛之日人民飢饉之時仰事俯畜且猶不給乃發殫財竭力以奉神明不亦難乎其所以可取者蓋以此也青人耆舊禱余爲記余謝之曰小生口口口口學淺陋加之久廢筆墨若強爲之恐汚石刻必爲識者笑罵誠不敢當此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雄藩巨府能文之士爲不少矣公等盍往求焉眾中口口張三老與余有一日雅口口而言曰子旣爲教授即翰墨之職也託以爲文復何避焉辭不獲已因據實而述之非敢言文也歲次庚寅正月上日權益都府教授王大任記 石刻拓本

涿州重修漢昭烈帝廟碑

承安二年

王庭筠

仁者未必成功成功者未必仁仁者之心以仁仁天下不仁者之心以仁濟其私故善論人者論其心之何如而成敗不與以仁濟

其私者發於其言見於其事亦仁也蓋竊仁以欺天下夫竊仁者是有大不仁根著於心然竊仁易窮也而根著於心者卒不可掩天下之人莫不腹置臆唾雖一時成功旋與草木同腐矣仁者之心不以其身其家而以天下故天下之人亦相與謳歌戴仰願以為君雖生無成功天下之人莫不歎息至後世猶喜稱道精爽在天能推其仁心用之不已施之不竭呼吸而雲雨咄嗟而風霆咫尺萬里朝夕千載此理之自然無足為怪者先主仁人也當陽之役不以身而以民永安之命不以家而以賢雖不能如其言要之其心如是而已有厚愛天下之心必享天下之報至今天下之人猶歎息其無成而喜稱道之涿之人又祀而奉之宜哉涿先主之故家也廟距州西南十里而遠庭有石乃刺史婁君延重修記唐乾甯四年也則血會於此舊矣歲久屋老纔庇風雨承安二年夏四月里民始議增葺於是富者以資巧者以藝少者走以服其勞老者坐以董其功稍完治中堂新作門屏又作兩廡配祀元臣諸

葛孔明關雲長法孝直在東龐士元張翼德簡憲和在西既成具興廢歲月乞文於庭筠將以刻諸石庭筠曰五季兵火之餘室廬焚蕩殆盡而廟貌巋然獨存悍夫暴客過堂下斂兵肅跪不敢犯則其仁之入民也深矣大哉仁乎蘊之於心充於天地被於萬物蓋有不與死而俱亡者幽而為神其遺澤偉烈施及天下後世以達其生平未厭之心必矣豈獨私乎一鄉哉祠而奉之者特其鄉人之情耳庭筠既書其事復作歌遺之使迎送神佐其鼓舞以樂之云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皇帝位沒諡曰昭烈若夫虛名末節非其心也唐石題曰蜀主廟今仍之辭曰舜禹不可作兮古猷日潰盜取盜守兮恬不怪仁人起兮力砥其廢志天下兮豈獨為漢計大統未一兮時已逝奄為神明兮陟配上帝何紓我憂兮仁及異世彼曹丕兮死為妖彗握長鈇兮載芟載剷燕山之陞兮范水之裔平疇如砥兮惟神之豐沛鬱童童兮羽葆蓋悵籬樹兮今安在記兒時之舊事兮想亦為之一愾神之

去來兮蒼虬翠駟粲華裾兮鏘鳴玉佩絃瑟而吹籥兮紛羣音之
繁會牲肥酒香兮神其飫醉來雲席奋兮回風滿旆將而送兮百
拜民不忘兮遺愛驅螟蝗兮疫癘時雨暘兮屢歲俾富康兮耆艾
民德神兮事之無替涿州志

四禪寺碑

大定十二年

失名

徂徠山之西路有寺基相傳曰古四禪寺四代老宿結庵居之僅
就緒矣大定二年冬有住持法潤等經官納錢賜額法雲字缺檀
越乃命福燈字缺五竊見形勢峻側山水衝注難以修蓋字缺十故址
瓦礫猶在因欲興建遂具狀告官許令移徙今所建之地七字恐
後字缺三不知其由僅將寺敕勒諸貞石為遠久之傳云泰山志
趙攄薊州玉田縣永濟務大天宮寺碑 大定十二年
國朝故事凡寺名皆請於有司給授敕額其異恩者特加大字以
冠之所以別餘寺也雖京師名利相望而得賜是額者殆亦無幾
然則永濟大天宮寺其名豈錄錄者哉初務之西南不遠二里俗

謂南臺頭有岡隆隆然泉注其下縈紆環擁右斜而去泉岡之間
氣象幽勝甲於其境舊遼清甯之元有鹽監張公日成者愛異其
地以為可起梵宇為鄉邦依歸之境迺出金售之經始基構中則
正殿三楹塑彌陀像置大經藏越南北則堂各五楹繪本尊四智
菩薩西序則僧堂三楹隅則鐘樓及內外三門次焉環則周廡百
區口千指有奇至於粥魚齋鼓物物完具一皆獨辦不資眾化而
就有馬鞍山師弟法定者以名德聞於遼主嘗被召對講釋稱旨
賜號演教大師乃請為之宗主功始告成而東道公逝矣幸而其
子從宜有父風度清甯八年於寺乾隅甃浮圖一十三級奉安
舍利構堂三楹繪先賢容像築庵二區延致諸方道人在寺及永
濟務各施息庫一又施墅地二千四百畝南墅地二千五百畝用
給齋廚之口演教師攝度徒眾以立常住鄉人初以南塔院目之
壽昌三年賜極樂院額乾統五年改為天宮寺及本朝命元臣諸
帥經略宋人受進方物行府寓置此寺者數年由此天會五年八

月敕加大天宮寺以酬之且示其旌表也逮正隆間二墅之地籍隸軍口口口受本末有敕牒券記在焉一日寺僧相與謀刻諸石迺狀其事請文於攄攄曰物之興替陰有緣數非偶而然異時茲地荆棘口焉狐兔游焉歲月不為不多矣一旦長者口子基之承之則紺宮華闕梵聲潮音化為選佛道場此莊嚴殊勝之因緣也口之者勞居之者逸僅一再傳則廢者多矣且兵火之後佛廟邱墟十所而九是獨為國相大臣擁庇保全口起至今幾百餘歲愈久而愈熾此住持定力之因緣也窮鄉陋邑間有僧居僅能以院自名而已是獨能名動朝廷得錫大寺之號與京師一二名利爭衡此威光口口之因緣也即是因緣以觀之則從來大口耆德主持法門之風為不負矣嘻士之謀道者或槁形灰心於山谷間自非天龍送供衲衣饅粥之計不能無外擾也與夫居不謀而安食不求而給其於從道也豈口口口口優興敢告後之居者一切時中常作是念當傳授精不墜家風且歲時香火以無忘檀施之力則

予之斯文何愧焉時大定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立 石刻拓本

重修白馬寺釋迦舍利塔碑 大定十五年 李中孚

浮圖寺之教本西方聖人之教也迨乎東漢明帝時則有若三藏曰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四十二章始流傳教法至於中州是時乃卜府王城之東二十餘里建精舍度僧徒創曰白馬寺中州之人奉釋氏者自此始厥後敬供香火相傳魏晉隋唐而下迄千有餘歲不絕洎五代之後粵有莊武李王於寺東又建精藍一區號曰東白馬寺并造木浮圖九層高五百餘尺塔之東南隅有舊碑云距一百五十餘年至丙午歲之末劫火一炬寺遂與浮圖俱廢唯留餘址鞠為瓦子堆茂草場者今五十載矣往來者視之莫不咨嗟而歎息焉噫天壤之間事之廢興何代無之又奚足怪物極必反無何果有彥公大士自濁河之北底此覩是邱墟傍徨不忍去一夕遽發踴躍特達心迺鳩工造甃緣行如流四方雲會不勞餘力而所費以辦因塔之舊翦除荒埋重建磚浮圖一十三層

高一百六十尺徘徊界宇洞并龜頭一十五所護塔牆垣三重甘露井又立古碑五通左右焚經臺兩所杈子并塔門九座下剏修屋宇二十八間門窗大小三十七座其餘不可具紀不踰年而悉就所願天時物數若合符節焉於告成之明日丐中孚以紀其事中孚於莊武王係六代孫粗知其要義不當辭是可書也時大定十五年五月初八日

河南府志

晉先軫廟碑

大定十五年

趙揚

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然則臣之道固不易乎盡智竭忠匡國利民生樹鴻勳歿享元祀此在畎畝時所矢之素心也即未盡智竭忠匡國利民偶一省之微末之能補一旦臨難奮然不顧棄千金之軀示後世為臣之戒其身雖歿徒有忠貞之節峻不可攀是豈為臣之本願哉不得已也春秋時晉楚齊秦更霸皆以得士則昌而晉所由興時有謀臣輔佐之力城濮之戰走子玉猶賁育之戲嬰孺由是始成文公之霸殽之戰擒三帥若狐貓之捕鼠由是

克大襄公之烈縱橫妙用不差毫釐皆先大夫為主謀也當文公初薨襄公嗣霸秦師伐鄭取路於晉大夫不忍其侵軼發卒以抗使匹馬隻輪無返者襄公聽其母秦嬴之言釋三帥大夫朝而問秦囚公曰母命釋之矣大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厥後秦卒用孟明果有王官之勝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及敗狄於箕師垂勝矣大夫念昔常違禮於君意以為君之恤我惠不加討我何面目以處狐趙之閒况後世必以我為無禮於君之人與其含羞而苟活不若敗狄而殞猶足弭難利國死且不朽也遂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憐之歸其元面如生此其梗概也嗟乎人均一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何哉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耳箕之役大夫不復命蓋知死得其所也襄公之釋秦囚猶解猛虎於陷井此謀臣策士之所痛惜大夫進而諫之既不及退追之弗逮感發於中不得伸乃不顧而唾以招違禮之愆尚以取死然死豈大夫之本願哉比

夫荒唐之人事君一不遂其志則腹誹心恨靡所不至而事勢既專嫌隙遂構三家擅魯六卿分晉流弊之極至有遠棄桓文之功近希曹馬之跡者孰重孰輕宜乎芳聲義烈傳千古而無媿也箕土之人迄今仰其遺徽廟貌而嚴敬之俾血食不絕余叨守是郡年七十有三將脫簪而還其山之陽徘徊祠下感慨不能已遂援筆述其行事以為之記

山西通志

御題寺重建唐德宗詩碑

大定十八年

許安仁

高僧居淨域客子戀皇宮試訪毘耶室旋遊方丈中禪林吹梵響忍草散香風妙說三元意能談不二宗色空雙已泯內外兩緣同識盡無生理乃覺出樊籠

自佛法入中國往往遺塔廟崇像設使出家者流樂於住持奉教之徒有所歸依不顯敞宏麗無以激人之善思不莊嚴具足無以廣人之口念則寺宇之興有由來矣然名稱不同大抵多以敕賜至於國王大臣親至其所寅緣而名之其口跡暴口者蓋亦寡矣

安仁始至靈寶聞御題寺者莫知其所謂尋問於寺僧濟公濟曰法濟祖師曰元覺大師有唐高僧也本淮南人不知氏族遊汴梁落髮於相國寺會行腳至此睹城西古佛堂欣然駐錫焉逮寶應元年天下兵馬元帥皇子适統兵征史朝義過之題詩壁閒厥後十七年皇子即大位是為德宗師詣長安求寺額詔因以御題名之仍賜紫及元覺大師之號退而顧佛堂隘陋不足副大名遂卜城南爽塏地建巨刹聚比丘眾大作佛事齋鼓粥魚無冬無夏燈口相續以傳於今寺舊有碑刻在嗣法者皆能誦其詩而道其事皇朝未撫定前天下兵荒寺為火所焚眾亦逃難而之四方法濟獨偷生於關西浮沈涇原閒至阜昌四年聞口東無事秋九月來歸寺之故基叢榛莽積瓦礫變龍象之窟宅成狐狸之巢穴法濟表祖師道場之所回翔顧瞻如飛鳥之過故鄉不忍捨去於是腰斤肩鍤芟荒屏穢營草堂三閒塑慈氏一龕日修月葺至皇統閒度弟子六人曰道滿道雅道淨道澤道源道顯天眷初盡付道滿

主之滿度弟子十人曰善結紹慈紹恩紹惠紹意紹愍紹忠紹志紹憲紹口雅亦度弟子二人曰紹能紹曇逮今四十餘年中有殿宇足以嚴其係旁有廊廡足以棲其眾環以崇牆蔭以茂樹面函谷背洪河枕井邑而帶原野望之鬱然雄深似有復振之漸方將求好事者書於石以貽人辱下問乃敢下以終始告焉公能爲我成此一段因果否安仁味其詩則不凡覈其事則得實徐謂濟曰夫明發前聖之偉蹟揚厲宗師之妙行固不敢當然而修廢闕者職司之急務幸清晏者宦遊之素情如時之多故井邑索然雖使元覺復生奚暇議此今則國富而民安內和而外順田野闢戶口息使公等結十方之緣成二梵之福而親民官道及之當與邦民共樂敢以不敏固拒請因公所記而記之且高宗爲元奘御製慈恩寺碑德宗亦爲元覺賜詩仍以御題名寺皆崇奉佛乘爲一代勝事元奘人天大導師也元覺行事不見於世吾不敢優劣之所遇於人君者豈少貶焉因大書其詩於上而直序其事於下大定

十六年歲次丙申秋七月二十七日記 石刻拓本

章邱縣重修宣聖廟碑

大定十六年

姜國器

學校之設先王所以興教化厚風俗作成士類也成周之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其教養賓興之法無一不具故采芑詠於新田菁莪歌於中泚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號稱譽髦者藹如也去古寔遠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先王之制幾於墮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諸侯之築宮室營宗廟爲臺榭作門廡者載在國史莫不備書之至於學校之制獨無紀焉漢唐以來而稍稍復古留意於茲至永平開元之際亦不謂之不隆然當時非特上之人有以倡導而亦循良之吏如文翁常衮者爲之勸率焉國家承平日久兵革不試年穀屢登正右文之秋也有官君子不於此時主張吾道增飾儒宮是使文翁常衮之徒專美於前也陽邱齊之巨邑舊有學在城西南隅歲月滋久加以兵火之餘廊廡門庭蕭然一空殿堂僅存頽簷敗壁不堪其憂前後令丞不知其幾人

視此而恬不知恤大定歲次癸巳秋八月從事尹公莘致君以進
士登乙科來貳此邑首謁殿下四顧荒涼不勝慨歎然視事之初
未遑修也洎三年有成政適多暇一日謀諸士大夫曰嗟乎佛老
異學吾徒鳴鼓而攻之者也今琳宮梵宇遍滿郡邑朱甍碧瓦爛
然相照吾夫子有功萬世吾徒之奉師反不如異學之拳拳也斯
亦罪人矣迺出已俸帥先邑人相與鳩工度材曾不踰時而告成
棟宇門牆衣冠繪像燦然一新邦人愉愉若覩闕里俾春秋之祀
不適於野豆籩之禮有列於庭將見蘭臺之英金閨之彥疊疊然
由此而出不其躋與噫郡邑之官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豈徒弊
精神役思慮於簿書獄訟而已哉有能講先王之制尊吾夫子之
道使教化之宮廢而復興禮義之地荒而復闢可不謂之賢乎且
公勇於義果於政至其章章治迹著民耳目者則有輿人之誦此
不復紀子與公為鄉人又同筆硯閒見聞其事為詳故於此亦喜
書而樂道之雖不吾請猶握管以俟況有請之勤者耶大定十六

年八月初一日徵事郎前滑州軍事判官姜國器記 山左金石志

重修宣聖廟碑陰

大定十八年

尹莘

廟學基址僅存歲久不葺地勢侵削日就狹隘殿堂雖在不足以
庇風雨予適承乏為邑丞且慮棄去不修則寢至隳壞迺出已俸
以帥先士大夫及邦之人好事者量力相時以助其費至於不給
則繼以私財易其弊陋加丹雘而一新之更飾廟貌皆設漆帳復
為前簷口口東序西序各五間皆樹以义木繪畫速肖諸賢與左
邱明以下從祀口像儀門三間以粉垣易之畫戟度數禮無違者
前門一開東西築雉垣以限內外周圍固之以大墉其地則殿與
臺門相去五十二尺強半東西序相去四十一尺二門相去一十
尺門至南牆闕為街一十八尺南闕一百二十五尺北闕一百一
十二尺南北長二百三十五尺蓋侵削之外見存者耳殿後舊有
堂今則易其名為明教其坊則榜之曰崇聖又為祭器二百餘事
春秋莫享粗亦充用命工經始在七月初吉洎八月上丁禮畢

張樂爲具以落成之是日居人駢集黃童白叟爭先觀之爲快始知有禮義之風已而鄉老王暉者施以豐碑於是邦人共請旣爲口以刻之予以謂後之來者甯知無子產之徒不惟不毀必有以潤色之也故鳩集其同力者紀之碑陰云從事郎行縣丞尹莘記
山左金石志

凝真大師成道碑

大定十六年

王鎬

大師諱子口姓劉氏開封人也生有奇相人知不凡年甫數歲居然厭俗自投牒於太清宮受業爲道士旣守真戒奉行教法功德不可思議旁通醫術能處砭劑全活者不可勝數歷歲滋久升聞於朝前宋仁宗召赴闕廷師之入見也年已幾耄鬚髮皆黑面有壯容進趨如儀登對有法帝曰噫哉詔賜號曰凝真大師換紫衣敕授靈泉觀主賜秦帝陵旁并諸莊地土計一百五十頃及山林湯泉水磨臨潼縣地基房廊盡充靈泉觀常住道業師旣莅事一新規畫數載之後租入有餘謂尙座李藏用曰此觀實唐之華清

宮也今圯廢如此幸有積貯可以繕修於是創殿閣立堂齋鑿新湯築花圃成之不日壯麗可觀迨至和元年正月二十日師忽沐浴更衣而出擊鐘集道眾遺言曰公等自愛我今歸去言畢遂兩手結印端坐而化是時方春林巒秀茂鸞鶴飛翔空中髣髴有樂音眾皆瞻仰望師隱隱而昇矣後經一月有客自西蜀來者云我於今年正月二十日逢一道士騎青驪者自稱曰我是靈泉觀主劉子口煩你傳語在觀道眾聞斯語欽仰讚歎曰師達者也自師西昇迄今百有餘祀其後代門人馬景陽陳守靜劉守冲攜師之行狀踵門而求記於予至於再至於三予嘉其勤而諾曰試卽其行狀直書以敘云爾大定丙申四月初五日渭南王鎬記
金石萃編

重修法雲寺碑

大定十七年

張莘夫

徂徠山南羊欄村有四禪寺廢基石佛斷碑尙存創建於北齊河清二年今有僧福燈者兗州曲阜人也俗姓屈氏爰從妙齡慕喜

出家爲童行時雲游濟南投開元寺普賢院安居日久禮僧賜紫
眞教大師善慧爲門人受業披剃厥後出入起居事師之禮口罔
不循一日語福燈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佛道至妙苟非我輩孰
能闡揚汝其念之當擇有緣之地以回勝事他日福燈飛錫北來
故照此所有大因緣與僧法潤等結庵上峪或迎送約束或求化
僧儲往來維行斯地觀其四禪古跡未嘗不惻然動懷屢見檀越
高年碩德具說修建之意翕然喜從有西朱村華嚴經藏主張明
寬南王村韓法圓俱受五戒自後酒肉葷腥時不需脣二公同志
悅清淨慕山林凡百正已惠貧放物仁義兼行爲里人所重舉事
推誠住持僧福燈堅請明寬等爲口首雖義不獲已退省卑俸不
惟不敢自擅亦歎獨力不暇給也遂專見眾村耆艾說其修建緣
事靡不允合卽約同陪入山臨四禪古基之次口惶周覽少頃燈
公謂諸公曰此廢敗之地不可薦修寺宇當別卜善地而興剎之
僉曰然於是去古基北數百步閒選地數畝形勢爽塏宜建佛宮

之地當年二月差收穀旦闢荒榛起磬石修口址人皆不憚服勤
之勞新口旣成遂乃鳩工集役遴選材木目經目營富者輸財貧
者効力修成法堂方丈僧房各五楹八椽寢堂三楹八椽棟宇雄
壯簷殿高揭窗牖疏明經始於大定辛卯仲春慶成於丙申孟秋
其芑瓦材木皆砌石局工師日食之費約用錢五千餘貫蒙檀越
厚助俾衣鉢有資旣而堂宇功畢燈公與眾糾首共口幸遇昭代
聖口復起口大定之初天下鴻甯釋教大興口口口住庵僧潤公
等與善知識數口口大發口意哀集錢三百貫依奉上畔經本軍
軍賞庫納訖錢數乞示寺額伏蒙朝廷特賜法雲禪寺噫寺之名
額尙矣堂殿佛像廊廡次焉若不刻於石永懷廢毀之憂命莘夫
以紀歲月垂諸不朽梵刹之側諸山環拱屹然而起者東曰他山
西曰穀積山也蔚然而秀者南曰獨山也潺潺乎瀉於兩峰之間
者方丈之後溪也三門之前冷然清濬注焉而不盈酌焉而不竭
者白蓮泉也其餘林木谿壑尤美不可勝言異日老宿大德若聞

而知之接袂連馭自他方而來棲遲於此閒也愚雖顛蒙竊聞法
雲禪寺檀越四遠鄉村繁阜風俗協和禮義相睦純質而厚簡約
而廉貧居豪室慕善之心口皆有之每當春冬農隙之時或於精
藍或就私第舉蓮社廣齋供延僧流讚誦梵音講究貝書瞻禮聖
像口興口口口口勤是知佛教不可思議住持僧福燈自天德
二年貞元元年兩次經本軍陳口口乞存留餘口公據二本帶請
到遶三山欄地土口口口口南至穀積山口口口口西至
口山高家峒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內據稱除出石柵關
道礮砲口焦砂嶺外合輸口口口口至大定八年又經本縣告狀出
給公據令福燈毀圻翻移口口口口屋宇材木磚瓦一口修建施
行是為可書自度膚淺故不敢述文姑摭其實以誌之
秦山志

郵城縣正覺禪院碑

大定十七年

尹仲

澶水之東漢金堤之下有道場曰正覺禪院院基於隋開皇十六
年有頭陀於末法中宏建佛事寔與州治同為起本其後代興代

廢遂亡其名故老相傳止以石佛寺稱之宋末年又化而為荆榛
瓦礫之場矣僅存者古碑佛座而已其碑久闕歲月加之以兵火
燐爍風雨剝壞字畫莫得而考良可歎矣大定乙酉閒從本鄉士
民之請正覺住持與鄉民王忠等各出私泉請給到皇朝所建院
額實今名也遂仍故基經營建除理荒穢不計寒暑遠近皆為
之咨嗟感動焉其寺地田少缺復有善知識杜與歸其鄰田故得
以善方便開誘檀那以柔軟調伏剛猛庸克盡其心力於是巧者
獻工勇者助力富者輸財辯者勸施不期月之閒起夏屋數楹中
設釋迦文佛像開導人天妙莊嚴供為一方瞻依福田經所謂希
有殊勝事也而朱瑾尹義等又能輦東山之石而碑之模勒敕文
冠於碑首乃請記於余且以書其寔示不朽也記曰昔如來居鹿
野苑中說四真諦又度五比丘證無學位又於耆闍崛山於其眉
閒放白毫相照於東土萬八千國開示悟入為一大事因緣寔冀
天下後世有以崇奉其教而傳乎心印也可不謂佛法中有力者

耶大定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濮州志以上原列卷七十一

和順縣令馬公德政碑

大定十九年

嚴坦

夫為民而置吏者君也賴吏而治者民也受君之責導民之善者吏也吏得人則法平政成不則王道弛而敗矣故詩有伐檀之刺易興覆餗之譏大抵賢者在位能盡其治則民賴其利物荷其恩矣若使無能而蒞官非才而守位與夫不學操刀弗貫登車者製錦思獲又何暇焉書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然古者治官之法以九德察其偽正三考定其黜陟或辟以四科求之數路皆冀得其人也奈何臧否混淆幽明雜糅其閒得人者寡失人者多矣國朝懸爵待賢重祿勸士選用清白任從政者為親民之吏親民之吏莫急於諸縣之寄諸縣之寄出宰百里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若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與姦為市民受其殃所以唐馬周曰欲令百姓安樂惟在縣令縣令既眾不能皆賢須妙選其德

而擢升之然而自古以來能以化治見稱者幾人而已惟馬公諱克禮字和甫中都人也東漢伏波將軍新息侯文淵之苗裔大定甲午歲夏五月恭授宸恩出需山邑公下車之始振舉前綱剔釐弊政可則因之否則革之夙夜惟寅恆如不逮惟公生明以寬繼猛聽斷以法無好惡之私照察情偽如神明之鑒使愚盲之夫安生而得所權豪之子遁跡以吞聲其奉法循理不矜功不伐能撫字有方勸課有術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下亦無犯園扉茂草使夫蓬樞甕牖之子朝行暮徹家絃戶誦而人蒙其休物被其澤政平訟理而無歎息愁恨之聲則其功效豈淺淺而已哉公之為人奢儉有度剛柔適宜德行溫淳文章茂美博古通今學優則仕其廉也足以比冰玉其平也足以擬權衡其忠也足以事君上其孝也足以奉祖先是以三載之間教化大成一境之民視儀取則去貪遠罪熙熙然安其田里皆表倡之所致也昨於大定十六年秋七月民田欲稼既方既早不虞有螟螣蝻

賊而害其田眾皆蹙頽而相告曰家無餘粟倘值凶荒奈何奈何
公乃潔齋致敬掃地爲壇禱於漳水之濱少頃雷雨暴作三蟲皆
滅田不爲害及八月百穀將成既堅既好未刈未穫俄然大風暴
起拔木飛沙民曰昨免蟲害今又風災凶年饑歲不免於死亡如
之何其可也公曰闔境民憂皆吾之過乃屬文罪已躬率父老祭
之良久風頓息民喜曰田雖微災比之鄰境十無一二舉歲無轉
壑之憂三農有卒歲之望斯咸公之德神之靈民之福也自甲午
五月公到任至丁酉五月已逾一考惟恐有遷除之報闔縣居民
郭祥等一千餘人連名狀告留公久任公乃謙遜而謝曰某上以
負朝廷之委下以爲小民之病既無異政奇才又無深恩厚澤何
復區區而以狀舉留耶況汝等既係農民徒勞拘繫有妨田事速
令還歸其郭祥等欲赴州告留公再三勸諭終不令往其隱德晦
能也如此美哉公平仁愛則杜詩召信臣德化則魯恭張允濟威
信則王渙嚴明則任峻功迹則衛颯感應則童恢此數君子自漢

唐以來皆能以守令見稱者與方今馬公朝列何優何劣是以民
樂其政歌其德沐其恩服其化咸曰公之治迹無能以名莫可得
而報也恐後世無傳焉如能使百代之下聞其德如見其人豈不
美哉命工刻石以紀其事示民感戴之不忘爾大定己亥九月之
令日和順縣志

重修漢太史公墓碑

趙振

嘗考漢史司馬太史公生於龍門十載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
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以觀
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焉於是遷仕爲郎中父沒三年而爲太
史令乃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采
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上協六經馳騁古今不虛美不隱惡可
謂命世之良才及其卒也葬於梁山之岡至今韓人享祀不絕惜
乎時代歷久舊冢傾頽今春姚定乃率里人命工修復其意欲以
光華文史之風激勵衰鄙之俗屬余爲記但以文荒才謬爲愧堅

不獲辭直書月日時大定己亥清明後二日進士趙振記石刻拓本

濟源縣新建石橋碑

王藏器

三代之政以封疆域民故城郭道塗溝洫橋梁之制著爲定式而藏諸有司時出而頒之歲以爲常其浚治之力築作之功與夫斤斧畚鍤之用皆預籍之於民而其上之人又爲之奔走經畫相高下遠邇之宜而終始之蓋一事之未立一民之未便皆有以關政之得失當是時惟其無利也有利則未嘗不爲之興惟其無害也有害則未嘗不爲之去經之營之使自成之究之度之使自索之慮民之患如此其深且備也後世政務姑息民各自私風俗靡靡日入於衰壞居官者以簿書期會爲急媮容苟合趣過目前視民之利病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加意相薰以此故歷載數百其於治效未可以得志也嘗謂道之在天下其闕大奧密不可得而言至於手足之所營耳目之所接凡所以教民生養之具固不

待疲精耗神殫智竭慮而後能也其要甚明其法具在顧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惟其不足爲而不爲是以人思便已而庶務因以不舉且天之生是民也將使以大治小以賢治不肖豈徒飽倉安坐務快其心而已乎甚者或畏法追謗舉手搖目不敢有所施爲此何意哉濟源居太行之陽富有山水景明氣秀民物夥繁四方之游觀者蹄踵相接有瀧水自西北來稍折而東因高走下湍流悍急而縣治適當其衝浸淫衍溢齧城隅激石瀨至於東門之下高岸陡落幾及數尋廣狹三倍之舊嘗架木爲梁每夏秋大雨則暴漲衝射弗克支持屢易屢敗民之病涉也久矣累政因循恬不改革大定十五年春淇川夏公禔來宰是邑視事之初問民所欲爲及所未便皆以次而興除之期月之間政化有成於是眾請於公願易新斯橋以救民弊且命浮屠靈濟主其事勸導辦集一以委之公曰茲惟有作庶永其甯克艱創始寔斯人之利吾其忍拒乎乃攻山石用圖長久渠渠嶽嶽以雕以斲穹穹隆隆以磨以礪

屹爾巨鎮轟如崇墉嵌兩竇以防怒洩植危欄以固重險華標岌業神獸睚盱實天下之雄勝也蓋經始於十七年十月而告成於二十二年三月工既訖成迺使來請曰願有記嗚呼物之廢興莫不有命而命之所制在乎人之志慮有合有不合苟合矣雖異世而親不合則雖比肩而不相遠此所以制物之命而廢興以之是舉也順民之請民勸趨之上下相親志同而意合僕嘉公之勤勞能不私諸己因民之所欲為經畫謀慮以有此成績俾居民行旅無往來限阻之歎蓋思詠其事愈久而愈光茲其為德不既大矣乎且異夫媮容苟合急目前之利務快其心者矣故為之記因併述前代所以施設之方以告後之人焉大定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進士王藏器記

懷甯府志河南總志

涿州重修文宣王廟碑

黃久約

昔吾夫子稟天縱之能蘊生知之聖生於晚周歷聘不遇會其弟子門人傳道授業於洙泗之上德至博無位而不得施道至大無

時而不得行於是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使夫後世之人達三綱明五常知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序仰事俯育養生喪死優游久長而無鬪爭傷殘之患不然則生人之類異乎禽獸者幾希是以孟軻氏稱其德以為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韓愈氏稱其尊以為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孔子然社稷其位所不屋而壇未若孔子明王者祀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之貴皆北面拜跪禮如親弟子者世靡然宗之無有異議孔子既沒秦漢以降時君聖主褒揚尊大惟懼不至崇飾祠宇肅像容貌春秋祭祀務極其奉承之意以稱徽烈四方郡邑之廣承流宣化亦莫不然蓋不如是則聖師範模百代鈞陶萬類之功安在其為追敬而展報也頃懼兵難數十年間黔黎失業百神乏祀前日之崇階宏構或變而為葦莽瓦礫之場不則其存者僅足庇風雨過者徘徊咨嗟而去可勝歎哉國家開創之初方以混一車書削平僭偽除苛解燒易法更制未遑庠序之事然於吾聖人之道

未嘗不嚮意焉主上之卽位十六年文恬武嬉天下安乂追述先猷潤色鴻業由是禮隆樂備百蠱一新乃詔有司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內自京師外周藩府士有常數官給所須方領矩步之徒振振洋洋抱負墳素四方畢至文風載郁復見太平自爾遠近慕效一時鬻舍與夫宣聖祠廟飾陋扶傾稍見隆就真至德之舉也獨范陽舊有夫子廟在州城東南唐貞元五年盧龍節度劉公所建遼統和中始移置於此年禩綿遠不時繕完將就傾圯前爲守者亦非無意於更新之徒以州治當南北之衝四方行旅取道往來十率八九使客冠蓋旁午晨夕疲於應接以爲常又案牘簿書視他州爲繁倥偬日不暇給故視之漠然以爲餘事大定二十三年冬汾陽郭侯預自尙書郎出殿是邦下車之初以令從事伏謁祠下旣而周覽庭宇憫其敝陋爲甚愀然變容退而歎曰爲政之先獨不在於斯乎矧明天子在上闡彌文緝墜典所以尊禮先儒誘進多士纖微畢舉發於誠心而吾州近在畿甸之內迺不能欽

識德意助宣風化况疎遠者哉於是命工繪圖亟議改築計所當費約用錢二十餘萬卽日移文計司久乃得報減削三分之二止得其一旣不足於用方左籌右度未有以爲計其僚有顯武將軍梁倣先者爲主倉庫官毅然以身任其責造黃堂而請曰倣先里人也上世以儒學取科名享爵位小子不肖亦幸賴先人餘蔭入官秩登五品迹所由來非治心行已仰遵聖師遺訓何以臻此今廟在鄉里廢毀如是以貽使君之憂心實恥之願因斯時會里中一二大姓及子弟之業儒者各出私財以佐用度倣先雖不敏苟畢力悉心勸督工徒期辦此事若無難者惟公圖之俟聞其言而義之卽爲割月俸并所得於官者盡付之授之以成須厥效於後起二十五年夏四月二十日癸丑訖五月八日庚寅總爲屋十有八楹制度小大廣狹悉因其舊棖棟之腐撓者則撤而易之垣墉之頽靡者則築而起之階阨之缺罅者則甃而完之薶薶荒翳塗賸漫漶中奠廟室旁列東西兩序以達於大門庖廩齋舍各有次

第皆備無缺工募於民厚與之直役夫則用胥靡之徒豐其飲食皆不戒而勸舊圖七十二從祀弟子及前代名儒之像於殿壁十哲塑像之後則改繪於兩廡諸費除官給外獨用錢四十餘萬皆出於眾人之樂輸非有所畏迫勉強而然者落成之日公私改觀父老稱贊萬口一辭咸謂不有刊勒何以視久遠侯乃遣人走京師遺書其故人須昌黃久約爲之記屢辭不獲因爲之記曰嘗聞昔人有云古者自天子之都至於鄉邑皆有學奠先聖先賢於其中近世以廟祀孔子蓋議其非是且謂曾不足以尊聖人而稱其德徒爲變先王之法而已今學之在鄉邑已亡矣學者得見古人奠饗之禮幸廟存焉爾後又廢焉將遂不復見也噫能推上崇儒右以日夜疚心睠睠焉思有以修復之凡以此也噫能推上崇儒右文之治而致之民且使古人事吾夫子之禮不墜於後者侯也能成侯之志者倣先也是故不可以不書迺粗述其大略而爲之銘以諗夫郡人使時歌之以無忘侯之德與梁之功銘曰

卓哉素王百世之師出逢周衰大道陵夷立言著行是訓是彝有國有家政行令施祗率軌範永作表儀生爲至人沒而嚴祠衮衣煌煌巍然面離春秋薦奠著令攸司范陽遺宮有年於茲日毀月壞風雨弗支郭侯下車經之營之去故取新付託疇咨允毅梁君造請以辭願幹葺事惟公之爲市材傭工費鉅不貲弗是於公競捐其私屹然崇成會靡愆期學者用勸祀事以時之德之功去益見思後來之人尙敬勿墮

涿州志

重修中嶽廟碑

黃久約

大定二十二年十月庚申以重修嵩山中嶽廟成未有紀述制詔臣久約書其事於石臣學術荒蕪實懼不克奉詔然忝屬翰林以文字爲職雖甚愚陋其何敢辭於是承命戰兢退而書之臣聞五嶽在宇宙閒繇胚胎剖判之初鍾造化神秀之氣鎮壓厚地奠安一方噴薄風雷蒸騰雲雨材用繇是乎出寶藏繇是乎殖形勢巍然非它名山巨鎮所可方擬若夫挺峻極之狀著高大之稱據天

地之中央得五行之正位巽爻業俯瞰河洛號眾山之英者惟
高高爲然爰自書契以來事跡靈異非一祝融降而啟夏申甫生
而興周浮邱公混俗以僑居王子晉得道而僊去自餘高真游覽
元聖棲遲圖牒所傳不可殫舉維神尸之聰明正直克相上帝保
佑生民是宜歷代帝王靡不崇奉凡巡狩四方往往款謁其下而
封爵之隆所以褒大之每有加而無替者也舊有廟在東南嶺上
年祀綿邈莫知其經始之由魏大安中嘗徙於神蓋山唐開元間
始改卜於此遭宋靖康兵革之難海內俶擾饑饉薦臻郡邑凋殘
寇盜充斥齊國建立創痍未瘳用兵不休賦役煩重故伊雒淮甸
之閒戶口蕭條爲甚廟之基構僅存而繕修不時上漏旁穿風雨
騫剝翫歲惕日殆不能支歲時祭奠牲酒寂寥鼓鐘不設神弗顧
享可勝歎哉皇朝混一區夏方隅底甯解嬈除苛政教清肅涵養
休息復見太平自爾公私獻功稍就完葺然積久弊陋未足以稱
神之居且當國家開拓之初地大物眾經營締構不失先後緩急

之宜顧興仆起弊之功力或未暇如有待者洪淮主上纂明昌之
緒題熙洽之期蒐獵遺文禮樂備舉嚴奉宗廟肇禋郊丘懷柔百
神無文咸秩至於崇飾海內前代祠廟恆敬不忘况嶽瀆之在祀
典有功烈於斯民者宜何如哉先是十四年秋九月敕遣中人諭
旨宰相諸嶽廟久闕修治宜加增飾其選使馳傳遍詣檢視以聞
明年使者復命卽以諸應費材用工徒與夫百物之數具圖上之
粵十月壬午乃有重修之命且詔有司凡一夫之役一物之用悉
從官給無得煩民仍寬與之期戒勿倉卒涉於不敬以稱所以事
神爲民祈福之意惟中嶽在河南府登封縣之境內尙書省迺以
其事下於府府以是下之縣地官則以其費用屬本道轉運司出
公帑之錢合廟中前後供施餘利驗其數以時給之冬官則以其
夫匠均賦河南及旁近諸郡發其騶馭役夫之羨卒闕或不足則
募諸游手之民隨時之高下而優予其直以付本縣令臣張子夏
監護役事又命同知河南尹事臣宋嗣明總治之誡日鳩工眾作

金文最卷三十六
畢舉廟制規模小大廣狹位置像設悉仍其舊無事改作視其棟
楹榱桷之橈折朽敗者則徹易之垣墉階祀之缺罅摧圯者則更
築之髹彤黝堊藻繪之漫滅不鮮者則加飾之煥然一新窮壯極
麗吏無遺力人不告勞總爲屋二百三十有八開其西齋廳以待
每歲季夏遣使祭祀之次舍不與焉始事於十六年四月丁未絕
手於十八年六月戊子費錢以貫計之爲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有
四用力以工計之爲四萬八千三百六十有二落成之日丁壯垂
白執持香花遠近畢湊皆大和會不謀同辭咸謂物之廢興成敗
自有數存乎其閒殆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致者夫以五十年因循
委靡之弊一旦變爲殊絕偉麗之觀匪夫遭時隆平聖天子在位
文明勤儉無爲而成何以臻此嗚呼休哉漢武帝元封閒嘗登茲
山從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流傳後世至今稱美矧主上崇敬
之心出乎至誠如此古不云乎禮罔不答異時修貢効珍發祥隕
祉復生賢人爲國藩翰輔成萬世無疆之休俾吾君壽考與山齊

等永永無極其陰相之功又豈特區區徒見於祝願之閒而已耶
臣旣序其本末以展歸美之報敢拜手稽首作爲頌詩繫之於後
頌曰

瞻彼崧高維嶽之雄穹窿隱嶙屹然地中奕奕神宮權輿東阪繇
魏以來再徙寬衍上棟下宇揭虔妥靈規模顯敞氣象崢嶸遭時
否屯兵饑饉天未厭難人不堪命灑掃有闕墮頽弗支上雨旁
風過者咨大金受命恢闢疆宇噢咻撫摩躋民樂土皇帝御極
寢兵措刑山川鬼神亦莫不甯維時神宮久未遑卹皇帝曰嘻我
心之惻迺諭近輔迺詔羣司去舊取新經之營之毋資民財毋勤
民力一出於公訓其成式千柱耽耽萬瓦差差金鋪璇題輝映陸
離落成之初四遠咸集峯巒增明雲煙改色籩豆在席笙鼓在庭
神之格思松風泠泠工祝無求施則甚厚雖不望報神其敢後厥
報維何篤生賢人左右王室如甫如申天子萬年永宅九有巍巍
堂堂如山之壽下臣獻頌以相工歌刻之豐碑萬世不磨

保德州重修城壁創開西門碑

李晏

大定二十有一年春有司請完城郭朝廷以邊為先務啟塞從時
 鳩工三萬命長貳督之舊城皆因山而為雖高下不齊而頗堅固
 獨西南一方歲時輒圯召故老訊之僉曰山勢隨河而傾下多沮
 洳加以溝洫不濬而又修築者不慎故頻年至此若非改圖終不
 能久也予眎之信然相土之宜退十數步得木瓜厓亦隨其形勢
 裁削壁立且堅且厚其卑者猶數仞其廣五步其袤凡一百七十
 步有奇上則平之即加以堞下則溝之即為之池中之缺斷者實
 土以補之壘石為渠以通水潦起於二月上旬迄月晦而畢實省
 其工役之半城中素無水宋熙甯間鑿數井皆湮塞泥不可會居
 民汲城外澗泉以供日用先是由北門往還詰曲數里不勝其勞
 遂因石渠之上累甃為洞創作西門焉距泉所纔百步餘民甚便
 之落成之日熙熙然咸願刻石以記噫民可與樂成難於慮始今

之為政者多矣姑息媮情苟且不為久計每修完者亦聊復已耳
 故朝設板而夕已敗不知反害民力也滋多倉人之倉者甯不愧
 於心乎於是直書其事以勸諸後來者并董役之官吏姓名於石
 之陰識其歲月云 保德州志

長子縣令烏公德政碑

劉丙

吾鄉長子縣昔在春秋時潞之長狄酆舒所據焉蓋長狄之先出
 於防風氏傳曰一子居晉是也故顏師古音長短之長非長幼之
 長得其實矣東漢班虎父嘗為長子令史稱其善治及李唐崔元
 靖追西山之虎尤為奇特可謂代不乏其人也國朝大定九年九
 月十九日遼陽烏公來宰是邑公諱塘字子秀自始下車訪民疾
 苦改革前弊治體一新舊政有訟牒約數百餘逗遛歲月未能了
 絕公不浹旬剖析真偽曲盡其情人人悅服而去雖古霹靂手殆
 不過是也公聰明剛正遇事不惑懾服豪右矜扶貧弱善良受賜
 奸猾膽裂俾強宗大族斂手而無敢犯者每當差發無不均平聽

理詞訟略無少曲凡下鄉句追止轉牌子由是一境晏然無犬吠之警致奸獄衰息蠶穀屢登累年逃移民戶聞公仁惠往往復業本縣夏秋納稅二萬石為常數從來不許人戶踏倉皆為兼并者所攬須倍於常數方得倉鈔其閒阻遏萬狀縣吏鄉胥得以為奸弊倖百出自公到任戒救人戶親納不容入兼并之手公躬自監押赴州倉輸上踴躍負戴而出計之常歲省民粟約二萬餘石又潞州歲造軍器為常課其物料舊例下縣科配本縣所當數餘萬貫自公到任止令積錢於市召人鬻而易之隨其出處而購之不過五百千已足其數亦公自監押赴州庫輸之庫吏不得肆其侵沒迄今州縣效以為常豈小補之哉大定十二年長夏之月亢旱公懇於靈貺廟隨軒大樹非德通於神明何其應之速也翼日自為文謝之有村民告被人夜偷斫桑近百株公親詣其所視其斧刃痕跡微有缺處遂集村中眾斧有與之合者其人果伏罪舉皆驚駭公之明斷多類此又有村民改契券助他人昏賴其孀母者推

問得實判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昔有聞於先聖者也汝之為人待孀不孝徒賣攘羊之直全虧猶子之勤此所謂以德義而化民以經術而飾之吏事者矣噫一邑之小不能據公之底蘊行看被知於主上調伊尹之鼎以和萬民作傳說之霖而澤天下公之勳業當勒於鐘鼎紀於竹帛非為小邑之幸乃海內之幸也丙潦倒不才蒙公見待皆目觀其事公去此幾十稔闔縣之民無不思公之善政聞於四遠不啻田夫野老賈豎走卒雖三尺之童悉能道之第恐曠日持久無聞於後而鄉人率眾屢懇求文余安敢辭謹書其大概刻諸堅石以永其傳云時大定辛丑季夏望日立

縣志
以上原列卷七十二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for writing.

金文最卷三十六

金文最卷三十六

